藝文類聚

鳥部中　孔雀　鸚鵡　鵡　青鳥　雁　鵝　鴨
山雞　鷹　鷂

鳥部下　烏　鵲　雀　燕　鳩　鴟　百舌　鶴　鸛
鷓鴣　啄木　鴛鴦　鴻　鵠　鸂鶒　鸊鷉　鷗　鵬　精衛　翡翠　鵯鳥

獸部上　馬　騊駼　騄

イ3
1758
10

藝文類聚

獸部中 牛 驢 駱駝 羊 狗 豕

獸部下 象 犀 兕 虎 狐 猿 獼猴 果然 猩猩 貂 鼠 駮 貔 熊 鹿 麝

13
1758
19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一

唐太子率更令㊀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鳥部中　孔雀　鸚鵡　鴨　青鳥　鴈　鵝　山鷄　鷹　鷄

孔雀

春秋元命苞曰火离爲孔雀

周書曰成王時西方人獻孔雀

楚辭曰孔蓋兮翠旌

鹽鐵論曰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宥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也

神仙傳曰簫史吹簫常致孔雀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孔雀二雙
西域傳曰罽賓國出孔雀
續漢書曰西南夷曰滇池出孔雀又曰西域條支國出孔雀
魏文帝詔朝臣曰前于闐王山習所上孔雀尾萬枚文彩五色以爲金根車蓋遥望曜人眼
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此貴君家果兒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晉公卿贊曰世祖時西域獻孔雀解人語馴相應節起舞
楊孝元交州異物志曰孔雀人拍其尾則舞
賦魏楊修孔雀賦曰魏王園中有孔雀久在池沼與衆鳥同列其初至也甚見奇偉而今行者莫眠臨淄矣感世人之待士亦咸如此故興志而作賦并見命及遂作賦曰有南夏之孔雀同號稱於火精寓鶉虚以挺體含正陽之淑靈首戴冠以飾貌爰龜背而鸞頸徐軒翥以俛仰動止步而有程
魏鍾會孔雀賦曰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來儀稟

麗精以挺質生丹穴之南垂戴翠旄以表弁垂綠縟之森纚裁修尾之翹翹若順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交綺錯文藻陸離丹口金輔元目素規或舒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蹀足踟躕鳴嘯郁咿嗲左九嬪孔雀賦曰戴綠碧之秀毛擢翠尾之修莖飲芳桂之凝露食秋菊之落英耀丹紫之倏爍應晨尾以悲鳴

鸚鵡

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淮南子曰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言是得其所言不得所以言

萬畢術曰乾畢一名鸚鵡斷舌可使言語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東有漲海海中有洲出五色鸚鵡其白者如母雞

異苑曰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復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庭爲鷂所搏教其啄鷂腳僅而獲免

宣驗記曰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輒相愛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遥

見便入水害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爲滅火

沈約宋書曰謝莊爲太子庶子時南平王鑠上赤鸚鵡普詔群臣爲賦太子左衛率府表淑文冠當時作賦畢賓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鄉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賦後漢禰衡鸚鵡賦曰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今日無以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願先生爲之賦衡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魏陳王曹植鸚鵡賦曰美洲中之令鳥超衆類之殊名感陽和而振翼遁太陰以存形遇旅人之嚴網殊六翮而無遺身挂滯於重縲孤雌鳴而獨歸豈余身之足惜憐衆雛之未飛分糜軀以潤鑊何全濟之敢希蒙含育之厚德奉君子之光輝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虧常戢心以懷懼雖處安其若危永哀鳴以報德庶終來而不疲

魏應瑒鸚鵡賦曰何翩翩之麗鳥表衆豔之殊色被光耀之鮮羽流(元)黃之華飾苞明哲之宏慮從陰陽

之消息秋風厲而潛形蒼神發而動翼
魏陳琳鸚鵡賦曰咨乾坤之兆物萬品錯而殊形有
逸姿之令鳥含嘉淑之哀聲抱振鷺之素質被翠羽
之縹精
魏王粲鸚鵡賦曰步籠阿以躑躅叩衆目之希稠登
衡幹以上干嗷哀鳴而舒憂聲嚶嚶以高厲又慘慘
而不休聽喬木之悲風羨鳴友之相求日奄藹以西
邁忽逍遥而既冥就隅角而斂翼倦獨宿而宛頸
魏阮瑀鸚鵡賦曰惟翩翩之豔鳥誕嘉類於京都藏
夷風而弗處慕聖惠而來徂被坤文之黄色服離光

之朱形配秋英以離緑苞天地以耀榮
晉傅(元)鸚鵡賦曰奇毛曜體緑采含英鳳翔鸞蹄孔
質翠榮發言輒應若響追聲
晉左九嬪賦曰色則丹喙翠尾緑翼紫頸秋敷其色
春耀其榮
晉盧諶賦曰有遐方之奇鳥産瓜州之舊壤揮緑翰
以運影啓丹觜以振響
晉傅咸賦曰有金商之奇鳥處隴坻之高松謂崇峻
之可固然以慧而入籠披丹脣以授音亦尋響而應
聲眄明眸以承顔側聽耳而有聽口纔發而輕和密

磬景而隨形言無往而不復似採幽而測冥自嘉智於君子足取愛而揚名

晉曹毗賦曰余在直見交州獻鸚鵡鳥嘉其有智歎其籠樊乃賦之曰其形則雉顧鴿眄鷹跱鴈息丹喙含映緗葩煥翼森森修尾蔚蔚紅臆金采負嬰於雙眸朱藻爛暉於首側

晉桓元鸚鵡賦曰有遐方之令鳥超羽族之拔萃翔清曠之遠朗栖高松之幽蔚羅萬里以作貢嬰縲紲以勤瘁紅腹赬足玄頷翠頂華好音以遷善効言語以自騁翦羽翮以應用充戲玩於軒屏

宋顏延之白鸚鵡賦曰雖言禽之末品妙六氣而剋生性秘奇於鬼服來充美於華京恨儀鳳之無辨惜晨鷺之徒暄思受命於黃髮獨含辭而採言起交河之榮薄出天山之無垠既達美於天居亦儷景於雲阿漸惠和之方渥綴風土而未詘服璅翮於短衿仰梢雲之曾柯覬天網之一布漏微翰於山阿

宋謝莊赤鸚鵡賦曰徒觀其柔儀所踐頹藻所挺華景夕映容光晦鮮惠性生昭和機自曉審國音於寰中達方聲於裔表及其雲移霞峙霰委雪翻陸離羣漸容裔鴻軒躍林飛岫煥若輕電溢烟門集場樓圖書

若天桃被玉園至於氣㬪體浮霧下崖沉月圖光於
綠水雲寫影於青林遡還風而聳翮霑清露而調音
梁昭明太子鸚鵡賦曰有能言之奇鳥每知來而發
聲乍青質而翠映或體白而雪明喙前鉤而趨步翼
高舞而翻翔足若丹而三布目如金而雙圓
贊晉郭璞山海圖贊曰鸚鵡慧鳥棲林啄藥四指中
分行則以觜自貽伊籠見幽坐伎

青鳥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
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鳥之所憩

漢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
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
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俠侍王母旁又
曰鉤弋夫人卒上爲起通靈臺臺常有一青鳥集臺上
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髯蛇膽不能得含憂歎
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膽也童子化爲
青鳥飛去
神仙傳曰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杜氏妻也學劉綱
道坐在立亾杜公不信誣言聖母作姦收付獄聖母
從窓中飛去於是遠近爲立廟甚有神驗常有一青

烏在祭所人有失物者青烏便飛集物上路無拾遺
晉郭璞青烏贊曰山名三危青烏所憩往來崑崙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

鴈

爾雅曰鳧鴈醜其足蹼脚指間有幕蹼屬相着
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鴈
海內經曰鴈門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
禮記曰季冬之月鴈北向
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鴈來寒露之日又來
儀禮曰婚禮下達納采用鴈
毛詩曰雍雍鳴鴈旭日始旦
莊子曰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弟子問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而死先生何處焉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乎
史記曰蘇武在匈奴中昭帝遣使通和武思歸乃夜見漢使教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其言單于大驚乃使武還

淮南子曰夫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似備弋繳

說苑曰秦穆公得百里奚公孫支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續漢書曰陳群父子並著高名世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群當世者靡不榮之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鴈候陰陽待時乃舉冬南夏北貴其有所

會稽典錄曰虞國少有孝行爲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止廳上每出行縣輒飛逐車既卒於官鴈逐喪還至餘姚住墓前歷三年乃去

盧宏之荆州記曰鴈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雲飛風翥望崖迴翼唯一處爲下朔鴈達塞矯翮裁度故名鴈塞同於鴈門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平固縣有覆笥山上有湖周迴數十里有石鴈浮在湖中每至秋天石鴈飛鳴如候時也

詩魏應瑒詩曰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朔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露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

骨身隕沉黃泥

梁簡文帝賦得隴坻鴈初飛詩曰高翔憚闊海下去怯虞機霧闇早相失沙明還共飛隴狹朝聲聚風急暮行稀雖彌輪臺援未解龍城圍相思不得反且寄別書歸又夜望單飛鴈詩曰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鴈聲嘶何處歸早知半路應相失不如從來本獨飛

梁沈約詠湖中鴈詩曰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唼萍牽弱藻歛翮帶餘霜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梁劉孝綽賦得始歸鴈詩曰洞庭春水綠衡陽旅鴈歸差池高復下欲向龍門飛

梁蕭子範夜聽鴈詩曰天月廣夜輝遊鴈犯霜飛連翩辭朔氣嘹唳獨南歸夜長寒復靜燈光曖欲微悽悽不可聽何況觸愁機

周王褒詠鴈詩曰伺朝聞曙響妬龍有春暉豈若雲中鴈秋時塞外歸河長猶可涉海開故難飛霜多聲轉急風疎行屢稀園池若可至不復怯虞機

周庾信賦得集池鴈詩曰逢風時迴度逐侶乍爭飛猶憶方塘水今秋已復歸又詠鴈詩曰南思洞庭水北想鴈門關稻梁俱可戀飛去復飛還

賦魏陳王曹植離繳鴈賦曰余遊於元武陂中有鴈
離繳不能復飛顧命舟人追而得之故憐而賦焉憐
孤鴈之偏特情惆焉而內傷含中和之純氣赴四節
而征行遠元冬於南裔避炎夏乎朔方挂微軀之輕
翼忽頹落而離群旅朋驚而鳴逝徒矯首而莫聞甘
充君之下厨膏田牛之鼎鑊蒙生全之顧覆何恩施
之隆博於是縱軀歸命無慮無求飢食粱稻渴飲清
流

晉羊祜鴈賦曰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
越序脅力不期而並至同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
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一壑則衆物不能易其所
臨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濕其羽

晉孫楚鴈賦曰有逸豫之隽禽稟和氣之清冲候天
時以動靜隨寒暑而汚隆飜同集于曠野紛群翔於
雲中翳朝陽之景曜角弊勢於晨風族類阜繁數則
千億迎素秋而南遊昔青春而北息沂長川以鳴號
凌洪波以鼓翼任自然而相佯窮天壤於八極

鵞

廣志曰鴐鵞野鵞也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鵰鶚鷹鴈鵞爲旗幟

魯連子曰君鵞鴨有餘食士不足半菽
秦記曰符朗食鵞炙知黑白之處人不信既而試之果然
臨海記曰郡東南有白石山高三百餘丈望之如雪
山上有湖古老相傳云金鵞所集八桂所植下有溪谷金光燿然
幽明錄曰晉義熙中羌主姚毗洛陽陰溝取磚得一雙雄鵞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于九皐養之此溝

賦宋鮑昭野鵞賦曰入長羅之逼脅負高繳之樊縈邈辭群而別偶超烟霧而風行踐菲跡於瑤塗升弱羽於丹庭望征雲而延悼顧委翼而目傷無青雀之銜命乏赤鴈之嘉祥空穢君之園池徒軫君之稻粱

序晉蘇彦鵞詩序曰時暫出郡忽聞鵞鳴聲甚哀急乃云野人所致外吏規爲方便以供送客聞之悵然又感莊生善鳴之鴈若其無言將充庖廚豈得放任矯翮籠樊

晉沈充鵞賦序曰于時有綠眼黃喙家家有焉太康中得大蒼鵞從喙至足四尺有九寸體色豐麗鳴聲驚人三年而爲暴犬所害惜其不終故爲之賦云

鴨

廣雅曰鳧鶩鴨也

說文曰鶩野鳧也

毛詩曰將翱將翔戈鳧與鴈

左傳公膳曰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子尾怒

楚辭曰寘鵕鸃抗轪乎將與雞鶩爭食乎寘昻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乎

魯連子曰陳無宇謂門客曰昔荊來伐無一人死何國之寡士也門客對曰君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爲祿鶩鴨有餘食士不足菽稗堂上有酒池士不得一嘗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若不以所輕與人而欲得人所重不亦難乎

說苑曰鶩無他心故庶人以爲贄

廣志曰野鴨雄者赤頭有距鶩生百卵一日再生有露華鶩以秋冬生卵並出蜀晨鳧肥而畤寒宜爲臛

焦贛易林曰鳧舞鼓翼嘉樂充德

風俗通曰王喬爲鄴令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是先所賜尚書官屨履也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至孝母喪感慕哀聲不絕有飛

鳧白鳩棲廬側見人即去見琦而留又卞窓遭父艱有飛鳧一雙游窓廬旁小池見人則馴附如家所畜後遭母喪窓歸至所居一宿故雙鳧復游戲池中吳錄曰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爲寇鳧鳧頭中猶有石也

南越志曰化蒙縣祠山上有池池中有松鳧如今野鳧栖息松間故俗謂之松鳧

詩梁簡文帝詠單鳧詩曰衙苔入淺水刷羽向沙洲孤飛本欲去得影更淹留又詠寒鳧詩曰廻水浮輕浪沙場弄羽衣耿耿隨山沒離離傍海飛

陳江總賦得泥泥水中鳧詩曰歸鳧沸并同亂下方塘中出沒時銜藻飛鳴忽颺風浮深或不息戲廣若乘空春鸚徒有賦還笑在金籠

賦晉蔡洪鬪鳧賦曰嘉乾黃之散授何氣化之有靈產羽蟲之麗鳧惟鬪鴨之最精稟離午之淑氣體鸞鳳之妙形服文藻之華羽備豔采之翠英冠葩綠以曜首綴素色以點纓性浮捷以輕躁聲清響而好鳴感秋商之肅烈從金氣以出征招奕敵於戲門交武勢於川庭爾乃振勁羽竦六翮抗嚴趾望雄敵忽雷起而電發赴洪波以奮擊

宋王徽野鶩賦曰翻翻雙鶩體蕞羽微和鳴愧鴈麗采慙鶤仰鵠推高瞻隼憚威遵時弄音假日于飛爾乃湛淡揚瀾俛仰威疇心矜遠野意惕近洲

齊謝朓野鶩賦曰夫何羅人之伎巧薦江海之逸禽落摩天之迅羽絕飛驚之好音碎文錦之丹膺納綺綠之翠衿孤雛喧而靡翼羣雌叫而莫尋

晉梁劉孝儀爲晉安王謝賜鶩鴨啓曰形類沈文經符陶記晉臣羞筮吳覘未占復有背如車蓋胃垂却月口疑犀欒脚似魚懸出九芝之池去千金之沼

雞

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鷃絕有力奮雞三尺爲鶤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精散爲雞

說題辭曰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

易曰巽爲雞

周官曰工商執雞

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又曰雞棲于桀又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不改其度焉風雨凄凄雞鳴喈喈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禮記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又曰季冬之月雉

雛雞乳

左傳曰季郈之雞鬬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鬬季氏芥其雞搗芥子播其羽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已又曰寘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爲巇也

越絕書曰雞山者句踐以畜雞將伐吳以食死士

列子曰紀消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之雞可鬬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之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之曰幾矣望之如木雞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也

莊子曰莊子謂惠子曰羊溝之雞司馬彪曰羊溝鬬雞之處三歲爲株師株甩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雞畏狸也又曰嫗雞搏狸又曰越雞不能伏鵠卵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爲雞鳴遂得逃歸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蹠數千而後足

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邑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也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豭豚殘暴孔子
孔子乃設禮義稍誘之子路乃委質請爲弟子又曰
武帝得越巫立越祀而以雞卜上信之
元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
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
雞皆隨之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哀公曰臣將
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不見夫雞乎
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
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雖有五德

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近夫鵠一舉
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德者君
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
漢書曰王奉光好鬬雞宣帝微時數與奉光會後即
位封邛成侯又宣帝微時鬬雞於杜鄠之間又曰龔
遂爲渤海太守使民家養五雞又曰宣帝時或言益
州有金馬碧雞可醮而致之於是遣王褒持節求
焉
淮南子曰雞將知旦鵠知夜半
范曄後漢書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常有他
舍雞謬入垣內姑盜殺食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怪

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

論衡曰傳言淮南王得道畜産皆仙犬吠天上雞鳴雲中又曰孟嘗君叛出秦關雞未鳴關不開下座賤客鼓臂爲雞鳴而羣雞和之乃得出關夫牛馬以同類相應而雞人亦以殊音相和應和之驗未足以效同類也

列仙傳曰祝雞公者雒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栖于樹晝日放散呼名即種別而至

廣志曰雞有胡髯五指金骹白雞金骹者善奮并州所獻吳中送長鳴雞

魏志曰馬韓國出細尾雞其尾長五尺餘

九州春秋曰魏王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意欲棄之乃發令曰雞肋疎屬不知何謂主簿楊修曰夫雞肋棄之則可惜啖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王欲去也乃白魏王遂還

吳錄曰魏文帝遣使求長鳴短鳴雞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勑付之

南越曰雞冠四關如蓮花鳴聲清澈

江表傳曰南郡獻長鳴承露雞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范蔕以鐵爲鬬雞假距與諸將賭戲

博物志曰祝雞公養雞法今世人呼雞云祝祝起此也

幽明錄曰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恒籠著窓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元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述異記曰雩都縣江邊有石室常有神雞色如金出穴會暮長鳴見人輒飛入穴因號爲金雞穴

詩魏劉禎鬬雞詩曰丹雞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炎威會戰此中唐利爪探玉除瞑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魏陳王曹植鬬雞詩曰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爲衆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鬬雞間觀房群雄正翕赫雙翅自飛揚揮羽激清風搏目發朱光觜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長鳴入青雲扇翼獨翱翔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

魏應場鬬雞詩曰戚戚懷不樂無以釋勞勤兄弟遊戲場命駕迎衆賓二部分曹伍群雞煥以陳雙距解長緤飛踊超敵倫芥羽張金距連戰何繽紛從朝至

日夕勝負尚未分專場驅衆敵劒捷逸等群四坐同
休賛主懷悅忻博奕非不樂此戲世所珍
梁簡文帝鬬雞詩曰玉冠初警敵芥羽忽猜儔十日
驕既滿九勝勢恒遒脫使田饒見堪能說魯侯又雞
鳴詩曰塒雞識將曙長鳴高樹巔啄葉疑彰羽排花
強欲前意氣多驚舉飄颺獨無侶陳思助鬬協狸膏
邯昭姬敵安金距丹山可愛有鳳皇金門飛舞有鴛
鴦何如五德美豈勝千里翔
梁劉孝威雞鳴篇曰丹雞翠翼張姬敵得專揚翅中
含芥粉距外曜金芒願賜淮南藥一使雲間翔

周庾信鬬雞詩曰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狸膏燻
鬬敵芥粉塗春場解翅蓮花動猜群錦應張
周王褒看鬬雞詩曰跾蹀始橫行意氣欲相傾姬敵
金芒起猜群芥粉生入場疑挑戰逐退似追兵誰知
函谷下人去獨開城
陳徐陵鬬雞詩曰季子聊爲戲陳王欲騁才花冠已
衝力金爪復驚媒鬬鳳羞衣錦雙鸞恥鏡臺陳倉若
有信爲覓寶雞來
陳周宏正詠老敗鬬雞詩曰少壯摧雄敵昏視生猜
忌一隨年月衰摧頹落毛駛閒觀春光滿東郊草色

異無復先鳴力空餘擅場意

賦晉傅元鬬雞賦曰或躑躅跳踉嚇容與或把地俯仰或撫翼未舉或狼顧鴟視或鸞翔鵠舞或佯背而引敵或畢命於強禦於是紛紜翕赫雷合電擊爭奮身而相戮兮競隼鷙而雕睨得勢者凌九天失據者淪九地

晉陸善長鳴雞賦曰美南雞之姝偉察五色之異形何侗晨之早發抗長音之逸聲

晉習假長鳴雞賦曰嘉鳴雞之令美智窮神而入靈審璇璣之迴遽定昏明之至精應青陽於將旦忽鴟立而鳳停乃拊翼以讚時遂延頸而長鳴若乃本其形像詳其羽儀宋冠玉瑞形素並施紛皓赫奕五色流離殊姿豔溢彩耀華披扇六翮以增暉舒毳毛而下垂

贊晉湛方生長鳴雞贊曰精心妙覺獨曉冥冥風雨如晦不懲其鳴

梁劉孝威正旦春雞贊曰寶雞陳倉祠光表神雄飛帝漢雌鳴霸秦排膺激怒礴翅張嗔電鞭失焰雷車折輪助標魏教擅場齊珍名流晉戰歌傳漢臣竊脂善盜搏穀難馴綠鬣智淺蒼鷹害深兼姿五德歸于

翰音

文宋表淑排諧記雞九錫文曰維神雀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已酉朔十三日丁酉帝顓頊遣征西大將軍下雉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侯扁鵲咨爾俊雞山子維君天姿英茂乘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君爲使持節金西蠻校尉西河太守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爲會稽公以前浚雞山子爲湯沐邑君其祇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帶浚雞之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浚山侍郎丁鴻舍人鳧亭男梁鴻郎中蘇鵠死罪伏惟君德著朝野勳加鵁鶄故天王鳳皇持錫位封令鳳鵠等在柏外願時拜受不勝欣豫之情謹詣栖下以聞

山雞

魏志曰平原太守劉邠取山雞毛著器中使管輅筮之輅曰高岳巖巖有鳥朱首羽翼㊀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以大鏡著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韋仲將爲之賦甚美

笠法直登羅山疏曰山海經云鷩雉一名山雞養之

穰火災

辛氏三秦記曰陳倉山在太白之西上有石雞與山雞趙時差使燒山山雞飛去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云是玉雞

南越志曰曾城縣多鵁鶄山雞也利距善鬬世以家雞鬬之則可擒也光色鮮明五采炫燿

賦晉傅元山雞賦曰惟南州之令鳥兼坤離而體珍被黃中之五色敷文象以飾身翳景山之竹林超遊集乎水濱鑒中流以顧影睇雲表之清塵

宋臨川康王山雞賦曰形鳳姬而鵲跱羽袞蔚而絪暉臨渌淵而映藻傷青崖而妍飛不隱燿而貽累倏見屈於虞機

鷹

爾雅曰鷹鴥鸇鳩又曰鷹隼醜其飛也鞫

廣志曰有雉鷹有蒐鷹一歲爲黃鷹二歲撫鷹三歲青鷹胡鷹獲鷹

春秋緯曰瑶光星散爲鷹

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

周書曰驚蟄之日鷹變爲鳩處暑之日鷹乃祭鳥

左傳曰子云少皞氏爽鳩氏司寇也又子產始知然

明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戰國策曰唐睢謂秦王曰要離刺慶忌鷹擊於殿上京房占曰七月鳩化爲鷹

漢書曰孫寶爲京兆尹請故吏侯文爲掾立秋日文謂寶曰今鷹隼始擊當順天氣成嚴霜之誅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臨朝上林鷹犬悉斥放之

馬融與謝伯世書曰憤憤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放狗逐麋晚秋涉冬大蒼出籠黃棘下兎走以乾葵以送餘日茲樂而已

幽明錄曰楚文王時有人獻一鷹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鮮白鷹便竦翮而升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兩翅廣數十里衆莫能知時博物君子曰此鵬鷃也

魏志曰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否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揚去布乃解

詩晉張華遊獵篇曰如黃�some狡勇毒敵撮飛雉鵠鷺不盡牧小鳥安足視

賦晉傅(元)鷹賦曰左看若側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
連體輕勾爪懸芒足如枯荆觜利吳戟目穎星明雄
姿邈世逸氣橫生
晉孫楚鷹賦曰有金剛之俊鳥生井陘之巖阻超萬
仞之崇巔蔭青松以靜處體勁悍之自然振肅肅之
輕羽撝狡兎於平原截鶴鴈於河渚且其爲相也跣
尾闊臆高髻兎顱深目蛾眉狀似愁胡曲觜短頸足
若雙枯麾則應機招則易呼背碣石以西遊經馬嶺
而南徂千時商秋既邁歲在(元)冥風霜激厲羽毛振
驚爾乃策良驥服羔裘韜青骹戲田疇縈深谷繞山
(丘)定心意審精眸獸馳厥足鳥矯其翼下赴幽谿上
翔辰極隨指授以騰踊因升降以畢力紛連簿以攫
寘遂陷首以摧臆

鷂

爾雅曰鸇負雀鷂也
廣雅曰籠脫鷂也
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毛詩曰鴥彼飛隼載飛載揚
詩義問曰晨風今之鷂
詩義疏曰隼鷂也齊人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爲

布谷此屬數種皆爲隼

周官考工曰鳥旗七旒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庭而死楛矢貫之以問仲尼仲尼曰昔武王剋商所得也

莊子曰鵷爲鸞鸞爲布穀布穀復爲鵷此物變也

列士傳曰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鵷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鵷逐而殺之公子暮爲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爲鵷所得吾負之爲吾捕得此鵷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布國左右捕得鵷二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

欲盡殺之恐有辜乃自按劒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鵷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流布天下歸焉

焦贛易林曰無妄之明夷曰千雀萬鳩與鵷爲仇威勢不敵爲鷹所擊

魏陳王曹植鵷雀賦曰鵷欲取雀雀言自雀微賤身體此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噉實不足飽鵷得雀言初不敢語頃來轗軻資粮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㝡復置汝雀得鵷言意甚征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傾皇天降鑒

賢者是聽鵲得雀言意甚沮愧當死弊雀頭如菓蒜不早首服刻頸大喚行人聞之莫不往觀雀得鵲言意甚不移目如擘椒跳蕭二翅我雖當死略無可避鵲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嫗相將入草其上一樹仍共本末辛苦相語向者近出爲鵲所捕賴我翻捷體素便附說我辨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令兒大怖我之得免復勝於兎自今從意莫復相妬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一　成都嚴　琳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二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鳥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鳥部下　倉庚　鵲　鶉鵒　鷓鴣　鵯　雀　鸛鵲　鸜鵒　精衛　鷰　鳩　鴝鵒　白鷺　輩翠　百舌　鴛鴦　鸜鵒　鵂鶹

鳥

爾雅曰鳦鳥鶃其飛也翔又曰鸐山鳥又曰燕白脰烏

春秋運斗樞曰瑤星散爲烏

廣志曰烏有白頸烏

毛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又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左傳曰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又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春秋元命苞曰火流爲烏烏孝烏何知孝烏陽精陽天之意烏在日中從天以昭孝也

太公六韜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憎其人者憎其餘胥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烏即白頭馬爲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還之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

謝承後漢書曰廣漢儒叔林爲東郡太守烏巢於廳事屋梁兎產於牀下

王隱晉書曰虞溥爲鄱陽內史勸勵學業雖威不猛寬裕簡素白烏集郡庭止棗樹就執不動

抱朴子曰熒或火精生朱烏

古今注曰所謂赤烏者朱烏也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烏之精降而生三足烏何以三足陽數奇也是以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萃其冠徐整三五曆曰天地之初有三白烏王生衆烏

述征記曰長安靈臺有相風銅烏

豫章舊志曰太守李儀臨郡二年白烏見南昌

蜀李雄書曰武皇帝雄泰成三年白烏赤足來翔帝以問范賢賢曰烏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果開中流民請降

師覺授孝子傳曰吳叔和性至孝母沒負土成墳有赤烏巢門甘露降戶

王韶孝子傳曰李陶交阯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助群烏銜塊助成墳

異苑曰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後有群烏銜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至孝故慈烏來萃銜鼓之興欲令聾者遠聞即於鼓處立縣而名爲烏傷王莽改爲烏孝以彰其行迹云

南越記曰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爲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賊今雅烏化爲之

詩梁元帝曉栖烏詩曰日夜連翩翼俱向上林棲風

多前鳥駃雲暗後群迷路遠聲難徹飛斜行未齊應
從故鄉返幾過入蘭閨借問倡樓妾何如蕩子啼
梁劉孝威烏生八九子篇曰城上烏一年生九雛翅
毛不自暖張翼強相呼羽成翮備各西東丁年賦命
有窮通不見高飛帝輦側遠託日輪中尚逢王吉箭
猶嬰唐羿弓豈如變采救燕質入夢祚昭公流聲表
師退集幕示營空霊臺已鑄像流蘇時候風
梁朱超城上烏詩曰朝飛集帝城猶帶夜帝聲近日
毛雖暖聞弦心尚驚
隋虞世基晩飛烏詩曰何日晩飛低飛飛未得師當
爲歸林遠恒長侵夜啼

賦梁何遜窮烏賦曰嗟窮烏之小鳥意局促而馴擾
聲遇物而知哀翮排空而不矯望絕侶於霞夕聽翔
羣於月曉既滅志於雲霄遂甘心於園沼
晉成公綏烏賦序曰有孝烏集余之廬乃喟然而嘆
曰余無仁惠之德祥禽異曷爲而至哉夫烏之爲瑞久
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爲吉鳥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
人尋其所集望富者瞻其爰止愛屋者及其增歎茲
蓋古人所以爲稱若乃三足德盡國有道則見國無
道則隱斯乃鳳鳥之德何以加焉鵩惡鳥而賈生懼

之烏善禽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歌嘉善而賦之不亦可乎

鵲

爾雅曰鵲鴝鵒鵯其飛也竦

說文曰鵲知太歲之所在

廣雅曰鴝鵒鵲

禮記曰季冬之月鵲始巢

毛詩曰鵲巢夫人之德也

莊子曰鵲上高城危而巢於高枝之巔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又曰莊周遊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翼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烏鵲之巢可俯而窺

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所起又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鹽鐵論曰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

詩魏太祖武帝歌詩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壓高海不壓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魏曹植魏德論謳曰鵲之彊彊詩人取喻今存聖世呈質見素飢食苕華渴飲清露異于疇匹衆鳥是慕

雀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雀

禮記曰季秋雀入大水化爲蛤

晏子曰齊景公探雀彀彀弱故反之晏子再拜賀曰吾君有聖人之道矣道長幼也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人乎

莊子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或曰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堯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呂氏春秋曰燕雀處一屋之下子母相哺呴呴然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火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將及也爲人臣兔燕雀之智者寡矣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粮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王孫公子左挾彈右持攝丸以加其頸晝搆乎茂樹夕調酸鹹矣

史記曰趙武靈王號主父廢長子章而傳國於公子何王父遊沙丘公子章作亂與何戰敗章走趨主父

王父開受之何遂圍王父王父飢採雀鷇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丘

韓詩外傳曰夫鳳皇之初起也遥遥千里蕃籬之雀嗟咋而笑之及其升少陽一屈一信輾轉雲間蕃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太元經曰明珠彈雀費不當也

孔叢子曰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以五采王大悦申叔告子從子從曰非先王之法且又不令申叔曰夫爵者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民非所得制爵也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爵何悦乎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曰仙次藥有昆丘神雀

陳留耆舊傳曰圉人魏尚高帝時爲太史有罪繫詔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

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爲河内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如其言

張顯折言曰萬雀不及一鳳皇衆星不如一月明

沙洲記曰寒嶺去大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褓無尾

異苑曰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爵之祥

南越志曰曾城縣多白雀大如鳩素質凝映羅含傳曰含在家時有一白雀集堂宇此德行幽咸所致

說苑曰吳王欲伐荆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懷丸操彈於後園露霑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來何霑衣如此對曰園有榆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螳蜋之知捕蟬鳴不知黃雀在其後臣執彈九欲取黃雀不覺露霑衣

袁山松後漢書曰陳弇學尚書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翱翔

續齊諧記曰㊀農楊寶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又爲螻蟻所困寶愍之取置巾箱中養之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放之朝去暮還後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室數日乃去爾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臣爲鴟梟所搏蒙君拯濟今當使南海不得復徃極以悲傷以白環四

枚與寶曰令君子孫絜白位登三公於此遂絕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爲三公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祥後母病欲得黃雀炙祥自念卒難致須臾忽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

風土記曰六月東南長風海魚化爲黃雀

廣志曰安息大雀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如甕

東觀漢記曰永元十三年安息王獻條支大雀

詩晉傅元詩曰鵲巢丘城側雀乳空井中居不附龍鳳常畏蛇與蟲依賢義不恐近暴自當窮

宋鮑昭空城雀詩曰雀乳四鷇空城之阿朝拾野粟夕飲清河高飛畏鴟鳶下飛畏網羅誠不及青雀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官燕無罪得焚窠賦命有厚薄長歎欲如何

梁沈趨詠雀詩曰肌薄少滋腴色淺非丹翠不懼越王羞宴懷秦后珥傍簷茸寒草循場喙餘穗且欣大廈成焉須鴻鵠志

賦後漢曹大家大雀賦曰大家同産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曰嘉大雀之所集生崑崙之靈丘同小名而大異乃鳳皇之匹疇懷有

德而歸義故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而止息樂和氣而優游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雍雍自東西與南北咸思服而來同

燕

爾雅曰燕燕乙也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燕

說文曰燕布翅枝尾作巢避戊巳

廣雅曰元鳥燕也

禮記曰仲春之月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

毛詩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下上其音又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左傳曰郯子云少皞時元鳥氏司分者也又曰昔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有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也

史記曰秦之先顓頊之苗孫曰女修女修織元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太業又曰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壖爲宮上徵榮詣中尉府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漢書曰王莽開哀帝母丁姬冢有燕數千銜土投其

窟中

淮南子曰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列仙傳曰簡狄帝嚳次妃有娀之女也姊妹浴於(元)(丘)之水有玄鳥銜卵而墜五色甚好相與競取簡狄得而吞之生卨

(元)中記曰千歲之燕戶北向

九章筭術曰五雀六燕飛集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

茅君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如欲飛狀光明洞徹食一

株拜爲太清仙君正一郎中

晉中興書曰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郤鑒爲主與千餘家俱避難於魯國嶧山山有重險百姓飢饉野無生草時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湘中記曰零陵有石燕形似燕得雷風則飛頡頏如真燕

宣城記曰侍中紀昌睦初生有白燕一雙出屋既表素質宜途亦通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大安三年白燕遊酒泉郡墨燕列從

詩古詩曰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又曰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

魏明帝短歌行曰翩翩春燕端集余堂陰匿陽顯節運自常厥貌淑美元衣素裳歸仁服德雌雄頡頏執志精專絜行馴良銜上緒巢有式宮房不規自圓無矩而方

宋鮑昭詠雙燕詩曰雙燕戲雲崖羽翮始差池出入南閨裏經過北堂陲意欲巢君幕層楹不可窺沉吟芳歲晚徘徊韶景移悲歌辭舊愛銜淚覩所知

梁簡文帝雙燕詩曰雙燕有雌雄照日羽差池銜花落北戶逐蝶上南枝柱棟本曾宿虹梁早自窺願得長如此無令雙燕離又詠新燕詩曰新禽應節歸俱向吹樓飛入簾驚釧響來窓礙舞衣

梁吳筠詠燕曰一燕海上來一燕高堂息一朝相逢遇依然舊相識問余來何遲山川幾紆直荅言海路長風駛飛無力

梁庾肩吾詠簷燕曰雙燕集蘭閨雙飛高復低向戶疑新箔登巢識故泥依欄本相賀近幕願同栖又和晉安王詠燕曰可憐幕上燕差池弄羽衣夜夜同巢宿朝朝相背飛銜泥賺樂善相賀奉英徽秋蟬行寂

寞戀此未辭歸

陳蕭詮詠銜泥雙燕詩曰銜泥金屋外表瑞玉筐中

學飛疑漢妾巢幕憚吳宮爪截還猶短窠成新尚空

詎並零陵石飛舞逐春風

陳江摠詠燕燕于飛應詔詩曰二月春暉暉雙燕理

毛衣銜花弄霏靡拂葉隱芳菲或在堂間戲多從幕

上飛若作仙人履應往日南歸

隋虞世基賦得戲燕俱宿詩曰大廈初構與雲齊歸

燕雙入正銜泥欲繞歌梁自舞閣偶爲仙履件簡閨

千里爭飛會難並聊向吳宮比翼棲

賦晉傅咸燕賦曰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歲故復來

者其將逝翦爪識之其後果至焉燕燕于飛差池其

羽何詩人之是興信進止之有序秋背陰以龍潛春

晞陽而鳳舉隨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處惡焚巢

之凶醜患林野之多阻諒鳥獸之難羣非斯人而誰

與惟里人之爲美託君子之堂寓逮來春而復旋意

眷眷而懷舊一委身乃無餘豈改適而更赴

晉盧諶燕賦曰爰集崇宇依于其榮布窠巢之列列

孕子穀之嚶嚶鈴先後而均哺邁尸鳩之能爭於是

族類偕長雄雌俱逝頡水湄下上雲際嘲哳間關

倏忽瀏漱來如隼擊去若鳧跰斗建午而子指日在戊而後憩

晉夏侯湛〔元〕鳥賦曰觀羽族之羣類美〔元〕鳥之翔集翩之〔元〕翼挺參差之羞尾發緇素之鮮色及至大火西景商風吹衣遂匿形於深穴斂六翮而不飛含靜泊以克肌翫至和之精粹澹恬心以去欲故保生而不賈虞衆物之爲害獨棄林而憑人不驚畏以自疏永歸馴而附親有受祥而皇祇故遺卵而生殷惟帝皇之嘉美置高襟以表神類鸞皇之知德象君子之安仁爾乃銜泥構巢營居傳楠積一喙而不已終累泥而成屋拾柔草以自藉採懦毛以爲蓐吐清惠之冷音永吟鳴而自足

〔贊〕晉郭璞燕贊曰燕燕于飛瑞娀以卵玄玉爰發聖敬日遠商人是頌詠之弦管

〔頌〕晉傅統妻辛女燕頌曰翩翩〔元〕鳥載飛載揚頡頏庭宇遂集我堂銜泥啄草造作室房避彼湫隘處此高涼孕育五子靡夭靡傷羽翼既就縱心翱翔顧影逍豫其樂難忘

鳩

禮記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
方言曰鳩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郎鴪
其大者謂之鴶鳩
列子曰邯鄲之人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
悅厚賞之
說苑曰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
子改鳴則可不能改鳴東徙猶惡子之聲也
續漢禮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
十者授之以玉杖餚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
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

噎所以愛民也
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敗於京索遁叢薄中
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
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老者
按少皞五鳩鳩者聚聚民也周禮羅氏獻鳩養老漢
無羅氏故作鳩杖以扶老
琴操曰舜耕於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
哺食益以感思乃作歌
會稽典錄曰皮延字叔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
喪有白鳩巢廬側遂以喪終又曰鄭宏遷臨淮太守

郡人徐憑在喪致哀白鳩巢戶側㊀舉爲孝廉朝庭
稱爲白鳩郎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蒼梧人至孝母喪琦獨身立墳
㊁年乃成居喪踰制感物通靈白鳩栖息廬側見人
輒去見琦而留
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
于牀張氏祝曰鳩來爲我禍也飛上承塵爲我福耶
來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
得一金帶鉤是後子孫過盛有爲必偶貴財萬倍蜀
客賈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以與蜀客張
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爲已利
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賚鉤以反張氏
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又曰沛國戴文謀
居陽城山有神降焉其妻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
遂視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隻後有雲覆之遂不見
㊂魏王粲詩曰鸞鳥化爲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雲
會託身鸞鳳間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
迫俛仰不得言
㊃晉傅咸班鳩賦曰集茂樹之蔭蔚登弱枝以容與
體郁郁以敷文音邕邕而有序情欽樂而是悅遂籠

之於前寓爾乃飲以神泉食之稻粱朝憩椒塗夕宿蘭房時連翩於庭阿見飛燕之頡頏慨感物而哀鳴聲楚切以懷傷仰華林而矯翼紛憎逝而高翔

謳魏陳王曹植魏德論謳曰班班者鳩爰素其質昔翔殷邦今爲魏出朱目丹趾雲姿詭類載飛載鳴彰我皇懿

論魏曹植令禽惡鳥論曰昔荆之梟將徙巢於吳鳩遇之曰子將安之梟曰將巢於吳鳩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能革子之聲則免無爲去荆而巢吳也如不能革子之聲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

序晉阮籍鳩賦序曰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爲狗所殺故作賦

鴟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鴟

爾雅曰鳶鳥醜其飛也翔

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莊子內篇曰鴟鴉嗜鼠蟹蛆甘蝱

鹽鐵論曰泰山之鴟啄腐鼠於窮澤非有害人也今有司盜王財而食之爲得若泰山之鴟乎

列仙傳曰季仲甫夜臥牀上或爲鴟鳥後至沓縣巳
山上候北風當飛度南海山上有羅鷹者羅得鴟祝
之仲甫也後留更三年自云往崑崙山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交趾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
鳥鳶跕跕墮水中
博物志曰漢舊事綦國送鳶卵給太官
詩魏劉楨射鳶詩曰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
橫怒起意氣陵神仙發機如驚矢三發兩鳶連流血
灑墻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反舌

禮記曰仲夏之月反舌無聲
左傳曰郯子云少皞氏鳥名反舌無聲
易緯通卦曰百舌者反舌鳥也能反覆其口隨百鳥之音
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
春秋保乾曰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入殿
詩梁沈約侍宴詠反舌詩曰假客不足觀遺音猶可
薦幸蒙喬樹恩得以聞高殿
梁劉孝綽詠百舌詩曰山人惜春暮旭日坐花林復
值懷春鳥枝間弄好音遷喬聲迥出赴谷響幽深下
聽長而短時聞絕復尋孤鳴若無對百囀似群吟昔

聞屢懽昔今聽忽悲今聽聞非殊異遲暮獨傷心

梁徐悱妻劉氏聽百舌詩曰庭樹且新晴臨鏡出雕楹風吹桃李氣過傳春鳥聲淨寫山陽笛全作洛濱笙注意歡留聽誤令粧不成

陳聘使韋鼎在長安聽百舌詩曰萬里風煙異一鳥忽相驚那能對遠客還作故鄉聲

賦梁沈約反舌賦曰咨元造之大德播含靈於無小有反舌之微禽亦班名於庶鳥乏嘉容之可翫因繁聲以自表其聲也驚詭遵囋縈紆離亂駢浮迴合品危瑣散或發曲無漸或收音去半既含意於將曉亦流妍於始旦雜沓透迤嗷跳參差攢嬌動葉促囀縈枝分宮析徵萬矩千規因風起哢曳響生奇對芳辰於此月屬今余之遵暮倦城守之誼疲愛田郊之閒素眷春物而懷之聞好音於庭樹

梁蕭子暉反舌賦曰彼陶嘉之盛月氣依遲於池沼眷霏霏之花落愛翹翹之令鳥無榮辱之可因弄樞機而自表爾其聲也嘹唳胥結囀抑縈咽繁音瑣碎衆響攢巇或急轉赴機或緩引趨節或洪纖共起或長短俱折意疑續而更斷謂當舉而忽垂聲憑林而逾厲響因風而益危

倉庚

說文曰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

禮記曰仲春之月倉庚鳴

毛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又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又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又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阿又曰睆睆黃鳥載好其音又曰黃鳥哀三良也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

詩義疏曰黃鳥鸝鶩也或謂黃栗留幽州謂之黃鶩或謂之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常樸熟時來在桑樹間皆應節趣時之鳥或謂之黃袍

賦 魏文帝鶯賦曰堂前有籠鶯晨夜哀鳴悽若有懷憐而賦之曰怨羅人之我困痛密網而在身顧窮悲而無告知時命之將泯升華堂而進御奉明后之威神唯今日之僥倖得去死而就生託幽籠以栖息厲清風而哀鳴

魏王粲鶯賦曰覽堂隅之籠鳥獨高懸而背時雖物微而命輕心悽愴而愍之日奄藹以西邁忽逍遥而既冥就隅角而斂翼春獨宿而宛頸歷長夜以向晨聞倉庚之群鳴春鳴翔於南薨戴鶯集乎東榮既同

時而異憂實感類而傷情

晉王惲妻鍾夫人鶯賦曰嘉京都之鶯鳥冠群類之殊形擢末軀於紫闥超顯御乎天庭惟節運之不停懼龍角之西頹慕同時之逸豫愁商風之我催

鷦鷯

爾雅曰桃蟲鷦其雌鴬俗名巧婦又曰鴬鷯剖葦又曰鴟鴞鴞鴟

毛詩曰鴟鴞周公救亂也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詩疏義曰鴟鴞似黃雀而小啄刺如錐取茅爲窠以麻紩之刺紩靴懸著樹枝幽州爲之鴞鴬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西謂之簇雀

毛詩曰肇允彼桃蟲

爾雅曰桃蟲鷦也微小黃雀其雛化爲蜩故俗語曰鷦鷯生蜩

焦貢易林亦謂桃蟲生蜩或云布穀生子鷦鷯養之

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

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客反見孟嘗君曰不知臣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夫子之才必薄矣客曰不然臣見鷦

鵜巢於葦之苕鴻毛著之已建之安工女不能爲可謂完堅夫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

賦晉張華鷦鷯賦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群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

啄木

臨海異物志曰啄木大如雀啄足皆青毛色正青翠鳥類也凡與啄木異種舌長五寸杪有刺針

詩宋袁淑排諧集左氏詩曰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飢則啄樹暮則巢宿無干於人唯志所欲性清者榮性濁者辱

晉傅元詩曰啄木高翔鳴喈喈飄搖林薄著桑槐緣樹間喙如錐嚶喔嚶聲正悲專爲萬物作倡俳當此之時樂不可迴

鴛鴦

歸藏曰有鳧鴛鴦有鴈鸛鵝

毛詩曰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魏志曰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甍墜地化爲鴛鴦何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

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黃門令
奏宮人相殺
鄭氏婚禮謁文賛曰鴛鳥雄雌相類飛止相匹
列異傳曰宋康王埋韓馮夫妻宿夕交梓生有鴛鴦
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夕交頸音聲感人
詩古歌辭曰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
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嘷嘷雞鶴鳴東西廂
晉嵇叔夜詩曰鴛鴦于飛肅肅其羽嗈嗈和鳴顧盼
儔侶又曰婉彼鴛鴦戲翼而遊俯吮綠藻託身洪流
朝翔素瀨夕栖靈洲

賦梁簡文帝鴛鴦賦曰朝飛綠岸夕歸丹嶼顧落日
而俱吟追清風而雙舉時排荇蒂乍拂菱華始臨涯
嘲既是金閨新入寵復是蘭房得意人見茲禽之棲
宿想君意之相親
梁元帝鴛鴦賦曰青田之鶴晝夜俱飛日南之鴈從
來共歸雙飛兮不息自憐兮何極一別兮經年相去
棲俱宿勝林鳥之同心邁池魚之比目朝浮兮浪華
夜集兮江汜萍隨流而博岸網因風而綴花見虹梁

之春色復相鳴而戲翼兮相依同盛兮同衰魂
上相思之樹文生新市之機金雞玉鵲不成羣紫鶴
紅雉一生分願學鴛鴦鳥連翩恒逐君
周庾信鴛鴦賦曰盧姬小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
梁何曾織錦未肯挑桑終歸薄命著罷空牀見鴛鴦
之相學還欹眠而淚落南陽漬粉不復看京兆新眉
遂嬾約況復雙心並翼馴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乘
風共飛詹几全開魏宮俱棲梓樹堪是韓馮若乃韓
壽欲婚温嶠願婦玉臺不送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
飛覺空牀之難守

陳徐陵鴛鴦賦曰飛飛兮海濱去去兮迎春炎皇之
季女織素之佳人未若宋王之小史含情而死憶少
婦之生離恨新婚之無子既交頸於千年亦相隨於
萬里山雞映水鄭自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
長合會無勝比翼兩鴛鴦觀其哢吭浮沉輕軀灑澀
拂荇戲而水落特訝鴛鴦鳥長情真可念許處勝人多何時肯相厭聞道鴛鴦一鳥名教
人如有逐春情不見臨邛卓家女祇爲琴中作許聲

爾雅曰鴛鴦鵁鶄

鵁鶄

說文曰鵁鶄鵜也一曰鵁鶄巢於高樹生子在窩中未能飛皆銜異物志曰鵁鶄巢於高樹生子在窩中未能飛皆銜魚哺鷇

其翼飛也

賦晉摯虞鵁鶄賦曰有南州之奇鳥諒殊美而可嘉生九皐之曠澤遊江淮之洪波既翦翼以就養遂婉孌乎邦家鵁鶄呈儀若畫鸞頸鼉背戴元珥白班毛頹膺駮羽朱掖青不專紺纁不擅赤因宛點注希稠有適其在水也則巧態多姿調節柔骨一低一仰乍浮乍沒或遊或舞繽翻倏忽若乃陽故多陰殊方相求見水則喜睹火而憂

梁簡文帝鵁鶄賦曰飲三芝之淳露食六草之英芳似金沙之符采同錦質之報章紅毛覆臆翠鬣垂心浴波泳渚浮廣戲深臨高舞翮映淺弄音逐餘暉而顧景乘清吹而微吟

瀛鵫

臨海異物志曰瀛鵫水鳥毛有五色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詩齊謝朓詠瀛鵫詩曰蕙草含初芳瑶池暖晚色得厠鴻鸞影睎光弄羽翼梁簡文帝詠飛來瀛鵫詩曰飛從何處來似出上林

隈口衙長生葉翅染昆明苔

賦　宋謝惠連瀛鸘賦曰覽水禽之萬類信莫麗乎瀛鸘服昭晰之鮮姿粲玄黃之美色命儔旅以翱遊憩川湄而偃息超神王以自得不意虞人之在側網羅幕而雲布摧羽翮於翻翻垂沉浮之諧豫宛羈畜於籠樊

白鷺

爾雅曰鷺舂鋤

毛詩周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詩義疏曰鷺水鳥也好所絜白謂之白鳥齊魯謂之舂鋤遼東樂浪吳楊謂之白鷺

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復有赤色者舊鼓吹音樂朱鷺曲是也

詩　陳蘇子卿鼓吹曲朱鷺詩曰玉山一朱鷺萬里入王畿欲向天池飲過繞上林飛金隄麗羽翮丹水浴毛衣非貪餧下食懷恩自遠歸

賦　宋謝惠連白鷺賦曰有提樊而見獻寔振鷺之鮮翁表弗緇之素質挺樂水之奇心

鷺鵝

方言曰野鳧甚小好沒水中南楚之人謂之鷺鵝大

者謂之鶺鴒

爾雅曰鵜鴂鶗鴂

賦晉張望鷺鵜賦曰余觀鷺鵜之爲鳥也形貌叢蔑尾翮憔悴樂水以遊隨波淪躍汎然任性而無患也惟鷺鵜之小鳥託川湖以繁育翻舒翮以和鳴匪窘惕於籠畜濯灪灊池沿容與河洲翔而不淹集而不留值汙則止遇澤則遊淪潭裏以銜魚躍浪表而相求萃不擇渠娛不擇川隨風騰起與濤回旋沉竄則足擾圓波浮泳則臆排微漣率性命以閒放獨遨逸而獲全

鷗

說文曰鷗水鴎也

倉頡解詁曰鷺鷗也

山海經曰元股國其人食鷗

列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好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鷗鳥舞而不下

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渡海者以此爲候

詩梁何遜詠白鷗詩曰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何言異棲鳥雌住雄不留孤飛出浦漵獨宿下滄洲西從此去影響絕無由

鵬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爲鵬鵬之背不知幾於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將徙于南溟者天池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幽明錄曰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大鵬雛文王厚賞之（見鷹類）

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鶵東方朔之

賦晉賈彪鵬賦曰余覽張茂先鷦鷯賦以其質微處褻而偏於受害愚以爲未若大鵬棲形遐遠自育之全也此固禍福之機聊賦之云歎大鈞之播物啓堀化於天壤嘉有鵬之巨鳥攝元氣之奇象揭宇內之逼臨遵四荒以汎蕩

贊晉阮修大鵬贊曰蹌蹌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

精衛

山海經曰炎帝之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爲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贊晉郭璞精衛贊曰炎帝之女化爲精衛沉形東海靈爽西邁乃銜木石以填攸害

翡翠

爾雅曰翠鳽也

倉頡解詁曰鳽翠別名也

說文曰翡赤雀翠青雀也

周書曰成王時蒼梧獻翡翠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翠羽曜

離騷曰翠飛兮翠曾又曰翡帷翠幬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翠鳥千數又曰燕剌王旦郎中侍從貂羽黃金附蟬

廣志曰翡色赤翠色紺皆出交州與古縣

吳錄薛綜上疏曰日南遠致翡翠充備寶玩

徐廣車服注曰天子輅金根車翠羽蓋皇后首飾步搖八雀九華加翡翠

楊孝先交趾異物志曰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墮稍下作巢子生毛羽復益愛之又更下巢

詩後漢蔡邕翠鳥詩曰庭前有若榴綠葉含丹

鳥時來集振翼修容形迴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

賦梁江淹翡翠賦曰彼一鳥之奇麗生金洲與炎山映銅陵之素氣灌碧磴之紅泉斂慧性及馴心騫赬翼與青羽終絕命於虞人克南睞於內府備寶帳之光儀登美女之麗飾雜白玉而成文糅紫金而爲色專妙采於五都擅精華於入極

賛晉郭璞翡翠賛曰翠雀麋鳥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賈害以采

鵾鳥

盛弘之荆州記曰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爲鵾楚人謂之鵾

賦漢賈誼鵾鳥賦曰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鵾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鵾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孟夏庚子鵾集于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萃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鵾余去何之鵾乃歎息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固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沕穆無窮胡可勝言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以糾纆命不

可說孰知其極雲蒸雨降糺錯相紛大鈞播物块圠無垠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

漢孔臧鴞賦曰季夏庚子思遁靜居爰有飛鴞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爲祥棄常爲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鵩鳥萃用喪已容我令考信道執真變怪生家謂之天神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所修棲遲養志老氏之疇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令勒劇

唐太子率更令㊀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獸部上　馬　騊駼

馬

爾雅曰馬睫上皆白惟馮後左膝白者四骹皆白驔音緇四蹢皆白首俗呼爲踏雪馬前足皆白騏前左足白啓啓也服左白騎後右足白驤左馮馬項曰馮馬騅青色黑毛也驪馬白跨蹢音述白州驠音燕尾本白騜音茁尾白狼從尾勺毛白也白達素縣素白面顙皆白惟騧馵駉

毛在膺宜乘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肘後滅陽或作腹千里在肘後滅陽腹下如乳者千里
在幹弗方幹脇也在皆閔廣音央光皆旋毛所在逆毛呂駔音充馬毛逆刺者牡曰騭牝曰駰黃騅馬黃脊騧馬黃脊騧音乾驪馬黃脊騧音隨今者青驪鄰騧音連錢驄白雜色雖黃白雜毛騇詩有騇有駓今桃花馬彤白雜毛騢騢赬白馬白馬黑脣駹音泉黑喙騜淺黃色者一目白瞷兩目白魚又曰馬八尺曰騋絕有力曰戎

說文曰騶馬臥土中也

山海經曰犬戎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又曰峚父山北有林名曰桃林

廣圓三百里其中多馬又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白民之國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九代馬名舞盤作之乘黃即飛黃也淮南子曰黃帝時飛黃服阜又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臭如蘼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帶香令使馬或曰馬得之健能走

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乘蒼龍

周官曰凡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為馬天子十二閑六種邪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南海輸駮馬

易說卦曰乾為馬為老馬為駁馬

毛詩曰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牧于坰野而史克作是頌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

左傳曰宋人以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又曰魯莊公新作延廄凡馬曰中而出曰中而入（中分也春分出之秋分內之）又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邴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又唐成公如楚有兩匹騄驌又曰虞之北土馬之所生

穀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後滅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又曰騏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有志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之不為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又曰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疋

孝景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

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為馬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
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大戎氏
文馬毫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以獻商王
管子曰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管仲仲曰意者
君乘駿馬公曰然仲曰駿馬食虎豹故伏焉
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
求馬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觔骨相也天下之
馬者若滅若沒若亾若失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
與九方皐其相馬非臣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
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牝

而黃使人徃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子
之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
伯樂曰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
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
晏子曰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人殺養
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三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
死也又殺公所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
而殺人百姓必怨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
然赦之
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

宏達堂校梓

莊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尾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儀臺路寢無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駱之連之以羈絆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孫卿子曰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不及之矣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而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又曰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之非馬也服齊穆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空辭則能勝於一國實按形不能詘於一人又曰如耳說衛嗣君君悅之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有千金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今如子雖辨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又曰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

呂氏春秋曰秦穆公東敗失左驂自往求焉見野人殺將食之穆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性也遍飲之而去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汗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之募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仰見伯樂之知已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

孔叢子曰公孫龍以白馬爲非馬或曰此辯而駁大道子高適趙謂龍曰願受業久矣所不取先生者以白馬爲非馬耳誠能去之則高請爲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教矣

史記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羣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君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壙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爲之奈何曰請爲王言六畜之葬以龍龕爲之槨銅鑊爲之棺齊以薑桂薦以木蘭衣之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知聞也又曰項王駿馬名騅常騎之及被圍於垓下乃悲歌慷慨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及至烏江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

敵當一日千里不忍殺以賜公又曰冒頓圍高祖於平城所騎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龍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又曰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使壯士持千金及馬以請宛王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不肯與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遮攻漢使取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又曰初天子發書（易書以卜也）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又曰鄭當時以任俠自憙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賓客夜以繼日又曰王遵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從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遵躬率吏民沉白馬親執珪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又曰賈捐之上書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日行五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來獻又曰石建爲太僕奏事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譴死矣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舉策數馬畢對曰六馬又曰

萬石君謹慎見路馬必軾又曰馬高五尺九寸以上不得出關

西域傳曰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

大宛國嶮出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北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

東方朔傳曰驃騎難諸博士東方朔對曰于將莫耶天下之利劒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將以補扁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驥騄駬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曾不如跛貓

神異經曰西南大宛宛丘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緜絮纏頭腰小腹以避風病其國人不纏也

說苑曰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顧謂師曠曰聞之霸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虎伏而不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鵲食猰貐猰貐食鵸鵌鵸鵌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似駮馬今者吾君當駮駮馬以出乎平公曰然

淮南子曰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爲衾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又曰北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福居數月其

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
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馬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
此又詎知不爲福居一年胡夷大出虜壯者皆控弦
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子獨以跛故子父相保
萬畢術曰馬毛大尾親友自絕
東觀漢記曰光武帝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者帝以
馬駕鼓車又曰光武初起無馬騎牛殺新野尉乃得
馬又曰聞武帝歌天馬治赤汗今親見其然血從前
髆上小孔中出又曰明帝欲征匈奴實固議曰塞外
草美馬不須穀又馬防曰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
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乃去
以是言之馬當與穀又曰明德后曰吾前過濯龍門
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亦不譴怒但絕其
歲用與以嘿止讙耳又曰吳漢伐蜀戰敗墮水緣馬
尾得出又曰桓典爲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所廻
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
御史又曰上會諸將問破賊所得物唯李忠獨無所
掠上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又曰張湛
爲光祿勳帝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
上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又曰馬援擊交阯

謂官屬曰從弟少遊常哀吾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
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
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餘但自苦耳又曰馬援於交
阯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
臣援師事楊子阿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
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既
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爲馬高二尺五寸
圍四尺五寸謹獻詔置馬德陽殿下又曰張奐字然
明爲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湟上奐馬二十疋奐召主
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
使金如粟不得入懷盡還不受又曰卓茂爲丞相史
常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
矣茂曰然此馬畜已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即非所失
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馬主自得馬慙媿
詣茂又曰廉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俱會於
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愍之命從騎下
車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即牽馬造謝而歸之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性剛烈初爲從事奏濟
陰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三
府嗇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袁宏漢記曰第五倫爲司空有人與倫千里馬者倫雖不取每三公有所選舉倫心不忘也然終以不用

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持刀睨之

桓譚新論曰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駑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

蔡邕月令論曰問者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天子六馬種種一騶故六騶也

三輔決錄曰安陵有項仲山每飲馬渭水常投三錢

鄒子曰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

論衡曰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耶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輸中馬曰蹇馬御者不信使徃視之馬目竟耶又曰楊珽爲零陵太守時桂陽賊起珽乃制馬車數十乘以囊盛石灰於車上及會戰從風揚灰向賊陣因鳴鼓擊賊大破之

風俗通曰疲馬不能度繩俗云馬羸不能度繩索或

云不能度種萊畦塍也謹按齊有繩水裁廣三四步
言馬之疲乃不能度此水耳又曰蝦蟇一跳八尺再
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他所作掉尾肅肅按蝦
蟇無尾當言夏馬夏馬患蠅蚋掉尾擊之故肅肅也
又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也言長吏養馬肥而希出路
邊小兒觀之却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
喜其言驅馳不已至於死又曰馬一疋俗說相馬及
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
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或說馬死賣得一疋帛
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爲疋與馬

之相疋耳
符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暮年
不得今人君考古籍以求賢亦不可得也
魏志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出左右將馬過平曰此
馬相今日死及帝乘馬惡帝衣香齧帝膝帝怒殺
之又曰魏國出果下馬漢時恒獻之
英雄記曰公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如赴讎常
乘白馬又揀白馬數十疋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
從以爲左右翼胡甚畏之
曹瞞傳曰呂布乘馬名赤兎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

中有赤兎

吳錄曰孫堅討董卓失利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馬還營鳴呼軍人隨馬向草中乃得堅扶還營

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馬上津橋橋見撤丈餘無板權躍馬超之得免

世說曰劉備之初奔劉表屯於樊城表左右欲因會取備備覺如厠便出所乘馬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謂的盧曰今日厄何不努力乘馬三年不知死牡稱其賢的盧達備意踊三丈得過諸葛亮教曰昔孫叔敖

也

抱朴子曰李南乘赤馬行逢人乘白馬白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白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馭行相及也須臾果逢盲黃馬赤馬果先鳴盲馬應之又曰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也

于寶晉紀曰桓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搜神記曰趙固所乘馬忽死固甚悲惜之問郭璞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竿東行三十里當有㊀陵林樹

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急抱將歸於是如璞言果得
一物似猴入門見衆馬跳梁走徃死馬頭噓吸其鼻
馬即起亦不復見猴
怪志曰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奴死剖視之得一白
鼈取諸藥内口中不死後有人乘白馬來溺濺之乃
縮頭縮脚試取馬溺灌之便消爲水病者乃飲一升
馬溺乃差又曰謝尚所乘馬忽死尚甚愛惜之時有
夏侯㊀自言見鬼神與言語尚初不信㊀曰我能令
馬活信通神不乃下牀去良久還曰廟神愛君馬今
已請得還須臾衆人皆見馬從外來至衆馬邊便滅

死馬即活
襄陽記曰中廬山有一地穴漢時嘗有數百疋馬出
遂因名馬穴吳時陸遜亦知此穴馬出得數十疋
長沙耆舊傳曰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徃志盡譬如
八百錢馬死生同價
相馬經曰馬眼欲紫豔光口中欲赤色也
廬江七賢傳曰陳衆辟州從事揚州部有賊擊之多
衆衆請以威信取之因單車車白馬徃賊束身歸降遂
生爲立祠號曰白馬從事
詩漢天馬歌曰太一貺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傲

儻精權奇簡驒浮雲聰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
龍爲友又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
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來開遠門竦予身逝崑
崙天馬來龍之媒遊閶闔觀玉臺
古歌詩曰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刻義公義公在
高堂下交錢百萬兩黍馬
晉劉恢詩曰東皐有一駿名曰千里駒絡首纏驎尾
養以甘露芻
梁簡文帝西齊行馬詩曰晨風白金絡桃花紫玉珂
影斜鞭照曜塵起足蹉跎任俠稱六輔輕薄出三河

風吹鳳皇袖日映織成靴遠江艫觸火遥山煙霧多
雲開馬瑙葉水淨琉璃波路廣拂青柳迴塘遶碧莎
不効孫吳術寧須趙李過又紫騮馬詩曰賤妾朝下
機正值良人歸青絲懸玉蹬朱汗染香衣驟急珂彌
響跳多塵亂飛雕胡幸可薦故心君莫違又繫馬詩
曰青驪沉赭汗綠地懸花蹄未垂青鞚尾猶掛紫鄣
泥蹀足絆中憤搖頭擪上嘶紫關如未息直去取榆
溪又登山馬詩曰登山馬間樹識金裝草合宜韉短
影轉見鞭長何殊八公峭暫上淮南王又和人愛妾
換馬詩曰功名幸多種何事苦生離誰言似白玉定

是愧青驪必取匣中釧迴作飾金羈眞成恨不已願
得路傍兒
梁元帝賦登山馬遥遥小小馬纔通汗
赭疑霑勒衣香不逐風何殊隴頭望遥識祁連東又
後園看騎馬詩曰良馬出蘭池連翩驅桂枝鳴珂隨
跼駃轡塵逐影移香來知驟近汗斂覺風吹遥望黄
金絡懸識幽并兒又紫騮馬詩曰長安美少年金絡
飾連錢宛轉青絲鞚照曜珊瑚鞭依槐復依柳蹀躞
復隨前方逐幽井去西北共連翩
梁劉孝威和王竟陵愛妾換馬詩曰驄馬出樓蘭一
步九盤桓小史贖金絡良工送玉鞍龍驂來甚易烏
孫去實難麟膠妾猶有請爲急絃彈
梁庾肩吾以妾換馬詩曰渥水出騰駒湘川實應圖
來從西北道去遂東南隅琴聲悲玉匣山路泣蘼蕪
似鹿將含笑千金會不俱
陳劉删賦得馬詩曰獨飲臨寒窟離羣思北風陳王
欲觀舞御史自隨驄邊聲隕客淚葉下益桃紅恒持
沛艾影解向平陵東
陳沈炯賦得邊馬有歸心詩曰窮愁邊馬肥向塞甚
思歸連鑣渡蒲海東舌下金徽已却魚麗陣將摧鶴

翼圍殫億長掫道金鞭背落暉

陳祖孫登賦得紫騮馬詩曰倏騎極樓蘭長城迴路難斷從風處斷骨住水中寒飛塵暗金勒落淚灑銀鞍抽鞭上関路誰念客衣單

陳王由禮賦得駒馬詩曰善馬金羈飾躡影復凌空影入長城水聲隨胡地風控歛青門外珂喧紫陌中行行若不倦唯當御史驄

賦魏應德連懃驥賦曰懃良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多抱天飛之神號兮悲當世之莫知赴元谷之漸塗兮陟高岡之峻崖懼僕夫之嚴策兮載慷慨而奔

馳懷殊姿而困遇兮願遠迹而自舒思奮行而驤首兮叩繮縁之紛拏牢繁轡而增制兮心惴結而槃紆涉通達而方舉兮迫輿僕之我拘抱精誠而不暢兮鬱神足而不攄思蒔翁於西土兮望伯氏於東隅願浮軒於千里兮曜華軛乎六衢瞻前軌而促節兮顧後乘而踟躕展心力於知已兮甘遇遠而忘劬哀二哲之殊世兮時不遘乎良造制銜轡於常御兮安獲騁于遐道

晉曹毗馬射賦曰奔電無以追其蹤逸羽不能企其足狀若騰虬而登紫霄目似晨景之駭扶木體與機

會動驚風於是抗孫陽之轡鸞繁弱之弓輕足鑾
其雲合妙手於焉爭雄
晉傅元乘輿馬賦曰目若曜星符采橫發高顛懸日
雙壁象月頭似削成鬣如髾髮延首高驤擢足軒跱
氣蓋青雲勢凌萬里九方不能測其天機秦公不能
究其妙理又駟馬射賦曰何逸群之奇駿生濛汜之
遐濱附南方以定位表天駟於三辰儀乾行之剛健
憑坤厚以託身豈驥德之足慕睎萬里之清塵
宋顏延之赭白馬賦曰昔帝軒陟位飛黃服阜后唐
膺籙赤文侯曰漢道亨而天驥呈才魏德懋而澤馬
效質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
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雙瞳夾鏡
兩權協月異體峯生殊相逸發鑒穆武憲文光振民
隱修國章
宋謝莊乘輿舞馬賦應詔曰日晷呈祥乾維效氣賦
景阿房承靈天駟既秣芒以均性又佩銜以崇躅卷
雄神於綺文蓄奔容於帷燭觀其雙璧應範三封中
圓元骨滿燕室虛陽理競潛策紆汗飛赭沫流朱至
於肆夏已升采齊既薦始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鸞
昂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駕秦坰之弭塵狀

吳門之曳練夫瞻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攄歷岱
野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阪夕歸
風於北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

頌 魯國黃伯仁爲龍馬須曰夫龍馬之所出丁太蒙
之荒域稟神祇之純化乃大宛而再育資元螭之表
像似靈虬之注則奪驌驦之體勢逸飛兎之高蹤兼
騵騄之美質豈驊騮之足雙耳如劒筩目象明星雙
壁似月蘭筋參情

贊 晉郭璞馬贊曰馬出明精祖自天駟十閑六種各
有名類三才五御駿異繕

周庾信秦穆公馬贊曰駿馬遇盜秦君不瞋先傾美
酒翻畏傷人隣兵向國窮寇侵秦于時大盜還作功
臣

狀 宋顏延之天馬狀曰降靈騵子九方是選白騮朱
文綠地紫燕水軼驚鳧陸越飛箭遇山爲風值雲成
雷

表 魏陳王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於先武皇帝世得
大宛紫騂馬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
輒已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奉獻

啓 梁元帝謝晉安王賜馬啓曰繹武媿仲都遂蒙大

驪之錫儒謝春卿空須名馬之賚故以取方驎友自
丕龍媒不待景公婉如齊盡無勞馬援翻等漢銅豈
有減浸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重津名取貴相彼騏
驥猶深戀主矧伊伏櫪彌結懷恩
梁邵陵王謝令賚馬啓曰連翩絕景沃若追風超渥
水之形踰大宛之狀荷傳西蕃將達宮閫無任誠之
氣勇降東乎之嘉錫何以揚名沙漠仰稱隆慈戀德
銘心矚恩兩淚
梁劉孝威爲皇太子謝勑賚功德馬啓曰伏惟总我
徇物屈已濟民該天地而大捨摠日月而爲施既脫

靼於金輪又解驂於紺馬出余吾之水服騊駼之廐
名高夏后之龍價倍田方之贖謹當秣以柏葉飴以
丹棗加之玉鞍飾之金絡
梁劉孝儀謝豫章王賜馬啓曰出自北狄來從東道
儻越兩驂駏同八駿循坂且厲無復良樂之鳴長楸
可走不假幽幷之策
周庾信謝滕王賚馬啓曰柳谷未開翻逢紫燕臨源
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
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懽長驅金埒
周王褒謝賚馬啓曰邊城無草來自東南塞外饒沙

經從西北漢時樂府偏愛權奇晉世桑門特憐神駿
黃金作勒足度西河白玉爲鐙方傳南國儻逢漢帝
仍駕鼓車若值魏王應驚香氣

晝魏文帝與孫權書曰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遺吾纖
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儻欲速得今故以付
徐奉往此二馬朕之常所自乘甚調良善走數萬疋
之極選者乘之真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
亦時有之耳

梁元帝荅齊國雙馬書曰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褒陽
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疋龍媒聲齊

驥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
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揭鏤衢光含兩月
纏縈紫縷色麗雙絲方嗤晉后恒乘鄭國之駟更鄙
曹君經餉蜀王之馬又書曰於戲馬之爲用遠矣大
矣斯所以乾爲春馬震爲馹足有是哉有是哉何則
泮漁而馳可以及日疇踏而躡可以追風赤菜之騰
聲的顱之濟王陳王有焰羈之說班生有疆絆之談
抑聞斯美遠勞此費懷哉懷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
璧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駒駼

爾雅曰騊駼北野之良馬
山海經曰北海內有獸焉狀如馬名曰騊駼
史記曰匈奴奇畜則騊駼駃騠
晉郭璞騊駼贊曰騊駼野駿產自北域交頸相摩分背翹陸雖有孫陽終不在服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獸部中 牛 驢 駱 駝 羊 狗 豕

牛

爾雅曰犉牛牛脣出巴中音麻者犝牛無角者犡牛蜀中牛音瞳牛黑脣犩音淳牛黑耳犀音尉子犢體長牷音絕有力欣叚音加

毛詩曰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左傳曰介葛盧來朝禮之加宴好葛盧聞牛鳴曰是

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又曰秦師伐鄭
商人絃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
寡君聞吾子將師涉於敝邑敢犒從者又曰饑鼠食
郊牛角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又曰楚子爲
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
復命不賀而退王使讓之對曰抑人亦有言曰牽牛
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
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討有罪今縣陳貪其富也
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元中記曰萬歲樹精爲青牛

漢書曰桓帝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走踢
帝人皆驚走太尉公時爲殿中將軍有勇力走逐牛
牛見公走還河公以手挽牛左足右手持斧斫牛頭
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精也
莊子曰庖丁爲惠文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
十牛而刀刃若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
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刀
刃如新又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
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
孤犢其可得乎

孟子曰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者未之聞也臣聞王坐堂上有牽牛過者王問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吾不忍其觳觫而就死以羊易之是見牛未見羊也此乃仁術足以王矣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販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又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史記曰騎劫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矛其角縛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十五千衝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因擊之城上士大譟燕既大敗騎劫死乘勝追北三戰三剋遂收齊城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爲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爲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少好道入鳥鼠山百餘年還鄉里常乘青牛故謂爲青牛道士

桓譚新論曰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
馬稱驊騮騄駬騵騏牛譽郭椒丁櫟
謝承後漢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
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
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
勞見歸何爲謝也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氷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
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氷自以其女與神爲
婚往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氷氷厲聲責之因忽不
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岸旁有間氷還流汗謂官屬
曰吾鬬大極了當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至
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
者因名氷兒
列異經曰秦文公伐梓樹梓樹化爲牛文公遣騎擊
之騅墮地被髮牛畏之入水不出沒豐水中秦乃立
怒特祠
魏略曰卭鹿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牸牛歲餘牛
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王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
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
蜀志曰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洶湧意甚

惡之問占夢趙直直曰大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羣行二十里也

張溫白理曰昔百里奚賢秦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笑因賃養牛公出遊登車以問百里百里曰臣之所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視牛察士乃知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

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於海渚年年八月有浮槎來甚大往反不失於斯此人乃賫粮乘槎而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宛然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還以問蜀人嚴君平君平曰某月有客星犯牛斗即此人到天河也

曹嘉之晉紀曰宇紹子暨爲青州刺史牛於州産犢及暨去職以官室所生遺之而去

符子曰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君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爲也於是牽犢而去

表山松宜都山川記曰自峽口沂江百許里至苦牛灘南岸有重山山頂有石壁上有人負力牽黃牛人迹所絕莫得究焉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增城縣南有刻渚洲洲南又有牛潭北岸有石周圓三丈漁人見金鎖牛常出水盤鎖此石上縣民張安釣於石上躡得金鎖數十尋俄有物從水中引之力不能禁以刃斷之唯得數尺遂致大富

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裁至骭長夜漫漫何

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

賦臧道顏缺牛賦曰若乃豪宗戚胤公侯王后乘輕御肥貂蟬耀首翟翟華貂鑠鑠雲母良轡擢足於雙島名駿疊迹於左右如貴遊踊躍於絕倫觀者嗤妍其好醜遂慕駿駃以相高精彼奇選之希有儀體既美特資高足名參飛兎價齊驥騄

贊梁劉孝威辟厭青牛畫贊曰泰山怒特吳渚神牛氣噓風噴精迴電流詎牽和鞅不入裴鞅豈力難京肆怒橫行朗陵瑩角介葛瞻聲遁伯託稱妖寇馮名名震八區威陵五都蓄勇權側息憤場隅仇覽獻豆

滕嬰進蒭雄兒楷式悍士規模曹興拂采徐邈成圖

表魏陳王曹植上牛表曰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僥倖之徼不知泱漭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啓梁元帝謝東宮資蒸粟牛啓曰色似秘府之書毛類陳王之玉騧角未奇瑩蹄非貴

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車牛啓曰下官安於躡屩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厝心慈渥無涯每垂奬飾無復難載之朋將申芻弊之美灌龍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不能均響又謝豫章王賜牛啓曰觀其毛角相合骨像應圖曳流水而生光驚高限其如接遂使上阜輟駕下澤是驅馮軾修途既獲坐馳之致馴豢廣庭方念載憂之勛

書梁劉孝威謝南康王讓牛書曰雖復蜀守神牛秦公怒特穆王白角何氏瑩蹄無以踰其勁力邁其致遠直宿九重獲兎疏步路休三逕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

驢

楚辭九懷曰驥垂兩耳兮中坂蹉跎驢服駕兮無

用日多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益兩字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文士傳曰晉文帝大親阮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從容常言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至皆壞府舍諸壁鄣使內外相望然教令清當十餘日便乘驢去

晉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爲荆州守

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陳武別傳曰武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之屬

文宋袁淑排諧集驢山公九錫文曰若乃三軍陸邁粮運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歎爾乃長鳴卜儻慷慨慨應邪嶇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者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元象俯協漏

刻應更長鳴豪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
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
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春隆身長頭廣額修尾後垂
巨耳雙磔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宜須精麵負磨
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鷹斯又爾之能也
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間
(上)騾加爾使衙勒大鳴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
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
封爾爲廬山公

駱駝

華嶠漢書曰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蕃稱臣入居於雲
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疋
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濟沙千餘里中無
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駱駝知水脈過其處輒停
不行以足踏地人於所踏處掘之輒得水
洛中記曰有銅驄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高九尺
頭似羊頸身似馬有肉鞍兩箇相對
異苑曰西域苟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
鐵及手承取即便對過唯葫蘆盛者則得飲之令人
身體香淨而成仙其國神秘不可數過

贊郭璞橐駝贊曰駝惟奇畜肉鞁是被迅驁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羊

爾雅曰麘大羊音麈圓鋭好在山崖間似羊而大角出西方羊牡羬牡羭墳首夏羊黑粘歷牡羭羭黑腊班牡羭絕有力奮羊六尺爲羬羬羊馬尾五咸反尸子羊爲羬六尺

說文曰羊祥也象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哮音弭羊鳴也羔羊子也羬五月生羔也羭七月生羊也羭音北羊未卒歲也奉耻達反六月生羊也

易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廌羝羊觸藩羸其角又曰兌爲羊

毛詩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又曰無羊宣王考牧也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爾羊來思其角戢戢

周禮曰宰容則羊人供洪羊羊冷毛則毳羶又曰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登其首凡祈珥供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買牲而供之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羣而不黨跪乳有義

左傳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人鄭師故敗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白書曰子夏曰桀德衰夷羊在牧飛蛤滿野

家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吾穿井得羊何也對曰以(上)所聞非羊也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上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爲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也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

事則挾策讀書問數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亾羊均也

孫卿子曰仲尼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史記曰宋義下令軍中曰狠如羊貪如狼不可使者皆斬之又曰十式者河西人式有少弟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草蹻而牧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問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悪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緱氏令又曰盧綰與高祖俱學書相

愛里中賀兩家以羊酒

地鏡圖曰金百斤已上至三百斤精如羊者

㊀中記曰千歲之樹精化爲青羊

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詬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故以爲贄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蜀中王侯遣人追之上綏山山在峩眉山西南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

立祠

左傳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報向向毋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

漢書曰蘇武往使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羝羊下乳乃得歸武處海上廩食不至乃掘野鼠草茭而食之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持節旄盡落又曰路温舒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令曰賜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按鈎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猶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號之

魏志曰楊俊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獲捶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與別象官至散騎常侍

衛玠少時乘白羊於洛陽市市人觀之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聞州黨遂號曰璧人

博物志曰胡蔥蜀中本無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者謂

蔥子着羊毛蜀人取種因名曰羊負來又外國得胡
麻豆或曰戎菽

王隱晉書曰王尼嘗爲兵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
等賚羊酒詣護軍門吏請見將軍澄等先過尼炙羊
飲酒訖逕去將軍聞之與尼長假

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
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
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
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
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在在山東兄往視

但見白日不見羊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平乃往言
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又曰曹公收
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失慈之所在追者疑化爲羊乃
令人數羊羊本千口揀之長一口知果化爲羊乃謂
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詎如許追
者欲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

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二息嘗臘日晨
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祠之
自是暴至巨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
世而遂繁昌故後常至臘日祠竈而薦黃羊焉又曰

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問伯爲誰伯欺之曰
我亦鬼也遂爲侶向宛行勸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
曰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
化爲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
還繫之明旦見繩在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
五百

續搜神記曰顧需者吳之豪士送客置酒有一沙門
在坐主人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道人膝中穿頭入
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既行炙主人便先
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便自行道人皮中痛毒

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其炙猶動搖乃破出
之是故一臠肉耳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髯再髯主簿

幽明錄曰洛下有洞穴不測有一婦欲殺夫推夫下
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通向郭邑行數十里漸見曠郭
郭宮館金寶爲飾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如
此九處至最後所飢長人指中庭大栢樹近百圍下
有一羊令跪持羊鬚將之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取
後將令噉即療飢乃問詣九處名及求住荅云君不
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還洛問華華曰

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爲螭龍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

雜五行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贊晉郭璞羊贊曰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聞魏與北山有野羊大者千數百斤試令求之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拔其形不與中土羊相似然是野獸中所希有

狗

爾雅曰犬生三狾宗二師一獶旂未成毫狗狗子未生翰毛長喙獫力豔短喙獢嵒嘉詩載獫獢橋絕有力狣桃多力猧狗也狗四尺爲獒

山海經曰蜪犬如犬青色食人從首始

易曰牝爲狗

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又曰國人逐獏狗獏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又曰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乃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取其

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爲門於犬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王不當從此門入

列子曰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黑衣而返其狗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杖狗楊朱曰子無杖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

容寢往

楚辭曰何少康逐犬而顛噴厥首又曰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又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兮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呂氏春秋曰齊有好獵者終日不得獸入則媿其友推其所以不得獸狗惡故也欲得良狗則家貧家富則求良狗得狗則數得獸矣非獨獵也百事皆然又曰昔文王得如黃之狗宛路之矰遊於雲夢三月不反

韓子曰宋有酤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

宏達堂校梓

懸幟甚高然而酒不售酸怪其故問所閭長者楊
青青曰汝狗猛耶曰狗猛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
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而狗迎齕之酒所以酸而
不售夫國亦有猛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
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所以蔽脅有
道之上所以不用也

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
韓盧而搏蹇兎也今閉關十五年不敢闚兵於山東
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又曰
高祖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

秦臣固教之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淖[涓]子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
之壯犬也東郭兎者海内之狡兎也韓盧逐東郭兎
環[繞]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兎俱罷
死其處田父獲之無勞勤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
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
田父之功獲齊王懼休將士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遽墮船船人救之
曰子欲何之而遽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

居船楫之間而溺無我則死矣何能相梁惠子曰居廣樓長楫之間而溺無我則死矣何能相梁惠子曰居不比我子蒙蒙如未視之狗子耳又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不知臣之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畜夫子之才必薄矣當何怨寡人哉客曰臣聞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不失兎望見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兎狗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

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東觀漢記曰鮑永少有志操治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犬而永即去之

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汝南韋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于家中皆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叔堅爲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冠纓挂著耳狗又上竈持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耳狗又上竈家益怪復云兒婦皆在田中狗何能作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叔堅至太尉終於位

魏略曰丁謐外似疎濫而内明慧雖與何晏鄧颺等同列而皆少之唯以聲勢屈於曹爽爽亦敬之言無從者故于時謗書謂臺中三狗唯柴不可當一狗馮嘿作蛆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而畜蛆也

三狗皆欲齧人而畜蛆欲降魏說夷曰官欲得烏狗三百

華陽國志曰雍闓欲降魏說夷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腦三升汝能得不夷皆從闓

玄中記曰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三月而殺犬戎之首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

雜五行書曰犬生四子取黃子養之犬生五子取青子養之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子養之八子取白子養之白犬烏頭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令人世世乘車黑犬白耳犬主畜之令人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黃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

孫盛晉陽秋曰王敦敗京都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

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西北隰中有

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史下夢巫覩欲得啖女童常八月祭送蛇穴蛇輒吞之已用九女時將樂縣李誕有小女名奇應募而行乃請好劒咋蛇犬作數斛餈蜜灌之置穴口蛇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先啖餈灌奇便放犬咋蛇以劒斫殺之得九女髑髏越王乃娉奇爲后又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居王宮得耳疾醫爲挑治得一物大如蠶婦人盛之以瓠覆之以盤俄頃而化爲犬其文五色名盤瓠又曰漢成帝河清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晉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擊之爲狗去復至數人被甲持兵

弩來格之或傷盡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大禍言不從之咎也又曰成山陽王瑚字孟(連)爲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扣閤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此數年於外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身至閤便爲人狡之乃絕

續搜神記曰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欲謀殺然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敢奴當戶倚張弓括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敢唯注精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

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仗倒地狗
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又曰晉太
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
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
狗周走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
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醒方
見之他日又閒行墮空井中狗伸吟徹曉須臾有人
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
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
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
下頭自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
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又曰休慮山下有亭每
過宿者或病死常云有十許人男女合雜衣或黑或
白輒來為害有郅伯夷者過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
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蒲博伯夷密以鏡照
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燃毛氣
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
去又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
衆相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
帢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迹定是詠家老黃狗即

打殺之吠乃止

秦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故一堡無懼心

述征記曰彭城東岸有一丘俗謂之狗葬或云斯則徐偃王葬后倉者也未詳古徐國官人娠而生開棄之水濱有狗名后倉衔而歸鮥而成人遂為徐之嗣君純篤無骨曰偃王躬行仁義衆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尾實黃龍也

述異記曰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豪容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絶無書信汝能賫書馳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裁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荅仍馳還洛計人行

程五旬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殀殯之遣送還葬機村
去機家二百步聚土爲墳村人呼爲黃耳冢又曰宋
元嘉中石元度家有黃狗失白雄子母孕其子異於
常狗衛食食之子大其狗出獵未反輒門外望之後
元度病輒危困醫爲處方湯須白狗肺市索卒不能
得乃殺所養白狗以湯供其用母向子死處跳踊嗥
呼倒復起竟日不息其家煮狗子肉共食之掩骨於
地母輒銜著窟中

詩晉張華詩曰如黃批狡兎青骹撮飛雉鵠鷺皆盡
收梟鷲安足視

賦晉傅元狗賦曰何世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
表可嘉足縣鉤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螣蛇細
頸闊胷廣前稍後豐顱促耳長义緩口
魏賈岱宗大狗賦曰余處大魏之祚迸在朔陽越彼
西旅大犬是獲形體如翦削像貌如刻畫毛翰紫艷
光雙眉如白璧爪類刀戈牙如交戟盼矔而奮怒揮
霍而振擲譬若天梁折地柱僕倒曳白象挫其腰齧
掣六駿折其脊爪處如鉤牙摙創似矛刺

豕

爾雅曰豕子豬隋豶么幼最後生孝大者豲溫豕生三豵

子二師一特豕生子常多故取少者名之　四豬皆白豵該其迹刻

絕有力豝扼牝豝巴

方言曰豬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謂之豶或謂之豕南楚謂之猪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豯吳陽之間謂之豬子

易曰見豕負塗又曰坎爲豕

毛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

墨子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蒸蒸不糂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即食之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豭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又曰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問老子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使固下圈擊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乃罷之

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東家殺豬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豬何以爲其母曰欲啖汝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豬肉以食之明

不欺也

漢書曰公孫㊀宏菑川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丞相封平津侯又曰郅都東海人景帝時爲郎嘗從游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亾一姬一姬進天下所少㊁賈姬耶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

東觀漢記曰閩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人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勑市後嘗賈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恥奈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又曰梁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於上林死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爲執勤不懈者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悉還其豕鴻

不受乃去

續漢書曰曹騰父萌以仁厚稱鄰人有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萌萌笑而受之

張璠漢記曰汝車王綏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汝車將軍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汝車王

皇甫謐高士傳曰孫期濟陰人少爲諸生治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往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其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賫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就終於家

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爲水鏡嘗有人妄認徽猪徽便推猪以與之後數日亡猪者得其猪既以猪還徽乃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魏志曰挹婁在扶餘東北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於扶餘其俗好養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大布隱其前後也

郭子曰劉道眞少時嘗魚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嘯乃殺狗以進之道眞食狗盡了不謝嫗見其不飽又進一狗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眞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賚牛酒以詣道眞道眞笑曰去去無復相報

晉郭璞封豕賛曰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荐食無饜肆其殘毀昇乃飲羽獻帝效技又豪豕賛曰剛鬣之族號曰豪猳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五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獸部下　象　犀　兕　駮　熊　麝　狐　貉　鼠　貔　貙　猨　獼猴　果然　狌狌

象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左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

孟子曰周公驅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萬歲(歷)曰成帝咸康六年臨邑王獻象一知跪拜御者使從之

吳志曰賀齊爲新都郡守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百獸率舞非君而誰

江表傳曰孫權遣使詣獻馴象二頭魏太祖欲知其斤重咸莫能出其理鄧王冲尚幼乃曰置象大船上刻其所至秤物以載之校可知也太祖大悅又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象牙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勑付之

蜀將諸葛亮討賊還成都孫權遣勞問之送馴象二頭與劉禪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盤況少而雄桀聞山林有大象輒生捕取之教習乘騎諸國聞而伏之

博物志曰昔日南有四象各有雄雌其一雌死百有餘日其雄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吏問其所以輒流涕焉

法顯記曰迦維羅衛國從佛生處東行五由旬有國名藍莫此國皇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乃有羣象以鼻取

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諸國道人來欲禮拜塔遇
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太息悲感即
捨大戒還作沙彌自挽水平治處所使得淨潔
異苑曰會稽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曰君當爲大
郡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取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
焚其身後必爲人所殺茂永昌中爲吳興太守值王
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殺之
贊曰郭璞贊曰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
踰豕望頭如尾動若丘徙

犀

爾雅曰犀似豕
戰國策曰張儀爲秦破縱連橫說楚王楚王遣車百
乘獻駿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韓詩外傳曰太公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駿雞犀以獻
紂
漢書曰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又曰尉佗獻文帝
犀角十又曰烏弋國出犀牛
蜀王本紀曰江水爲害蜀守李氷作石犀五枚二枚
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在水中以厭水精因曰石
犀里

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百理如線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爲駭雞也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爲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爲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以其角爲叉導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勢

劉欣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

南州異物志曰㊀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靈以角含精吐烈望若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㊁贊晉郭璞犀贊曰犀之爲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吻無不靡以賄婴灾因乎角椅

㊁序晉傅咸犀鉤序曰世稱雞駭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駭雞有以此鉤見遺者乃爲之銘

兕

爾雅曰兕似牛

說文曰兕如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爲鎧嶓冢之山其獸多兕

毛詩曰酌彼兕觥

戰國策曰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兕忽至王彎弓而射之應發而殪仰天而歎曰樂矣今日之遊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

論衡曰太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帥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夫倉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令汝急度

贊晉郭璞山海圖贊曰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駮

爾雅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曰駮是食豹可以禦兵

贊晉郭璞贊曰駮惟馬類實畜之英驤首騰旄噓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兵

貔

爾雅曰貔白狐其子豰

說文曰貔豹屬出貉國

尚書曰如虎如貔

禮記曰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毛詩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贊曰晉郭璞貔贊曰書稱猛士如虎如貔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自是而非

熊

說文曰熊獸似豕山居冬蟄

本草經曰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温無毒止風痺

六韜曰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於紂

周書曰成王時不屠國獻青熊

毛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詩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

左傳曰晉靈公使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載以過朝又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晉疾有間

孟子曰生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兼舍魚取熊掌義者我欲生亦我欲二者不得兼舍生取義

史記曰趙簡子病不知人五日寤而曰我之帝所見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後有當道者曰帝令王君殺二卿熊其祖也

漢書曰孝元帝馮昭儀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出圈攀檻欲上殿昭儀乃當熊而立及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汝何故當昭儀對曰夫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身當之耳帝嗟嘆以此倍敬重之

東觀漢記曰安帝永初九年永昌獻象牙熊子

建武故事曰咸和七年左右啓以米飴熊上曰此無益而費於穀且是惡獸所不宜畜使遣打殺以肉賜左右直人

抱朴子曰玉策記稱熊壽五百歲則能化

續搜神記曰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出藏得菓栗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以著此人前人飢久於是言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熊每且覓食菓還輒分此人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每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之足於

是跳出遂得無他

異苑曰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兒根生尋覓不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故荅曰天譴如此汝但去生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形盡爲熊矣又曰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復殘則合穴自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卧其藏內餘伴執杖隱在崖側熊輒共舁出人不使傷撻衛人仍將騁其矛又有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啓梁劉孝威謝熊白啓曰竊以館有射熊之名臺無走狗之號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突出羽川來攀御檻光踰厚壁殆感朱公之價色麗燭銀將堪穆王之寶

鹿

爾雅曰鹿牡麚其迹速絕有力麑有

毛詩曰野有死鹿又曰鹿鳴宴嘉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國語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鹿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黃金之鹿又曰天子

射鹿于林中

韓子曰大馬似鹿者千金

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言馬以阿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又曰高祖詔捕蒯通至問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狗固吠非其主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朝時在宥曰是故當死者三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欲有急須鹿觸之三當死

列仙傳曰蘇耽與衆兒俱戲獵常騎鹿鹿形如常鹿遇蝡絕之處皆能超越衆兒問曰何得此鹿騎而異常鹿耶荅曰龍也

謝承後漢書曰鄭㝡爲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俠轂而行㝡怪問主簿黃國鹿爲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輅蓋作鹿明府當爲宰相㝡果爲太尉

范曄後漢書曰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

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中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中豫章徐沔得白鹿高丈九寸

三輔決錄曰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宏農華陰弟子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匆有白鹿甚馴不畏人

魏略曰成公英先隨韓約後降太祖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公前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

魏志曰文帝獵失鹿帝大怒據胡牀拔刀收吏將欲斬之蘇則諫乃止

魏末傳曰初明帝爲平原王王母甄后妒文帝殺之故不立爲太子常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語明帝射其子對曰陛下既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

子因涕泣帝放弓矢歎曰此語一何痛哉由是帝立太子意定矣

抱朴子曰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神仙傳曰皇女生者餌术絕穀入華山後故人逢女生乘白鹿從玉女數十人又曰沈義道穿於路逢白鹿車一乘龍車一乘從數十人騎迎義

廣州先賢傳曰丁茂字仲慮交阯人也至孝母終負土治冢刺徧松柏白鹿遊乎左右

瀟湘記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也

序表山松白鹿詩序曰荆門山臨江皆絕壁峭峙壁

立百餘丈亘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
鹿泅過江行人見之乘刀競逐謂至山下必得鹿忽
然若飛超岡而去計今此壁謂之白鹿上詩曰白鹿
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哺嗜之黃鵠摩
天極高飛後宮尚得烹煮之
表魏陳王曹植獵表曰於七月伏鹿鳴塵四月五月
射雉之際此正獵樂之時
晉殷仲堪上白鹿表曰巴陵縣清水山得白鹿一頭
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
戴宋孝武帝在彭城寀佐慶獲白鹿牋曰伏承獲白

鹿於彭城之東山皓質玉映育性馴和

麠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爲麠
說文曰麠麞也
爾雅曰麠牝麠麋其子麠其迹解絕有力豜
毛詩曰野有死麠惡無禮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鹿白銀之麠
呂氏春秋曰使麠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時顧也
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計貢合集於樂堂有野麠走
至堂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獲之焉

論衡曰都尉王子鳳時麛入府中其後遷爲丹陽太守

晉起居注曰咸寧中白麛見魏郡後諸州各送白麛

晉中興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麛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國遭喪有鵠遊其庭至暮而去麛暮入其門與犬馬旅至旦而去

詩魏文帝詩曰巾車出鄴宮按獵東橋津重罝施密網罕畢飄如雲彎弓忽高馳一發連雙麛

表晉王述上白麛表曰所領阮藻之江寧縣界得白麛一頭毛色潔素於其穴信斯誠嘉祥也

啓陳徐陵謝賚麛啓曰臣昨既陪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彌愜子雲之賦預割鮮禽已同監浦頻蒙大臠更異梁王詰旦歸來猶爲飽飫虞衡所獻復降命恩賜細君以爲歡非屠門而大嚼

兎

爾雅曰兎子娩其迹迄絕有力欣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爲兎又曰行失瑤光則兎出月

毛詩曰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又曰肅肅兎罝施于中達

周易參同契曰燕雀不生鳳狐兎不乳馬
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兎爲宋國所笑
史記曰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黄犬俱出蔡東門逐狡兎其可得乎又范雎謂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兎也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幼喪父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白兎遊其下

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兎菟於河南移檄在所調發生兎刻其毛以爲識
抱朴子曰兎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論衡曰儒者言月中有兎夫月水也兎在水中則死夫兎月氣也
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蛤

序　晉王廙白兎賦序曰丞相琅邪王始受旄節作鎮北方仁風所被迴面革心昔周旦翼成越裳重譯而獻白雉著在前典歷代以爲美談今在我王匡濟皇維而有白兎之應可謂重規累矩不忝先聖也

詩古歌詩曰採取神藥山端白兎擣蝦蟇九奉上陛下一王枰

頌張浚白兎頌曰其毛春素織毫秋黑點綴五采漸染粉墨蓋久隱時見應世德也徐疾備體達消息也姿質皓朗民之則也被白含文好無極也秦失鹿於近郊晉得兎於遠境

表晉桓温賀白兎表曰臣聞至德通元則禎祥降靈和所感則異物生今白兎見于春穀縣皓質純素皦然殊觀

梁簡文帝上白兎表曰瑞表丹陵祥因舊沛四靈可邁既驗玉衡之精千歲變采有符明月之狀豈殊丹岫之羽不止帝梧庶比素質之禽得遊君囿

周庾信上白兎表曰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瑞

狐

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九尾

說文曰狐妖獸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

易曰田獲三狐

毛詩曰狐裘逍遥又曰狐裘豹袪

禮記曰天子狐白之裘諸侯青卿大夫狐掖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滲澤得白狐
管子曰代出狐白之裘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
一見公卿買之代人怠其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
求之取此物者因令齊載金錢買之代各求狐白皮
代王聞之果去其農處山林求狐二十四月不得一
狐離支聞而伐之代王即將其士卒服於齊
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
皮
韓子曰翟人獻狐〔元〕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皮而
歎曰以皮之美自爲罪也
漢書曰陳勝吳廣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曰大
楚興陳勝王
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爲狐
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白虎通曰狐死首〔上〕不忘本也九德至則九尾能待
其所子孫繁息於尾明後當盛也
〔贊〕晉郭璞九尾狐贊曰青〔上〕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祥
見出則銜書作瑞於周以摽靈符

獾

山海經曰堂庭之山發爽之山其上多白猨
呂氏春秋曰荆王有神白猨王自射之則搏樹而嬉
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猨擁樹而號
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
漢書曰李廣猨臂善射
吳越春秋曰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曰臣聞越
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請
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聞子
善爲劍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唯公
所試公即援林内之竹似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

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即入之三入因舉
杖擊袁公袁公則飛上樹化爲白猨
抱朴子曰猿壽五百歲則變爲玃千歲則變爲老人
又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爲猨爲鶴小人爲
蟲爲沙
張載論曰白猿(元)豹藏於樊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
千仞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猨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響泠泠
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猨鳴悲猨鳴三聲淚霑
衣

詩梁沈約石塘瀨聽猿詩曰噭噭夜猿鳴溶溶晨霧合不知聲遠近唯見山重沓既歡東嶺唱復佇西巖答

陳蕭詮賦得夜猿啼詩曰桂月影纔通猿鳴廻入風隔巖還嘯侶臨潭自響空桂藤疑欲飲吟枝似避弓別有三聲淚霑裳竟不窮

賦晉傅元猴猿賦曰余酒酣耳熱權顏未伸遂戲猴而縱猿何璅呅之驚人戴以赤幘襪以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唇揚眉感額若瞋或長眠而抱勒或嚘吁而齟齬或顯仰而蹲跱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類胡兒或低眩而擇颯或祇掌而胡舞

贊晉郭璞白猨贊曰白猨肆巧由基撫弓應聒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獼猴

楚辭曰獼兮熊羆慕類兮以悲

韓子曰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

燕王曰寡人不能觀也

漢書曰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不還故

鄉如衣錦夜行乃燒宮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又曰長信少府檀長卿爲沐猴與狗鬬蓋寬饒奏免之

賦　後漢王延壽王孫賦曰原天地之造化實神偉之屈奇道元徵以密妙信無物而弗爲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睚眦以耽鄙視瞰睫以映瞳鼻鼾齁以齴齘耳聿役以嘀知口嘯呻以齴齺脣皴喟以披睨齒崖崖以齴齺嚼唯嗦而囁呢儲粮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蹌兎蹲而狗踞聲歷鹿而嘐咿或嗝嗝而噭噭又嘀髮其若啼緣百仞之高木攀窈窕之長枝背牢落之峻壑臨不測之幽谿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而登危或犀跳而電透乍爪懸而瓠垂歸瑣繫於庭廡觀者吸呷而忘疲

晉阮籍獮猴賦曰夫獮猴直其徵者也猶累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貌垂殊而不純外察慧而無度故人面而獸心性偏凌而干進似韓非之囚秦楊眉額而驟眸似巧言而僞真整衣冠而偉服懷項王之思歸躰嗜慾而睨視有長卿之妍姿沐蘭湯而滋穢匪宋朝之媚人終嗤弄而處紲雖近習而不親

果然

吳錄地理志曰九真胥浦縣有獸名果然猨狨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此郡及日南皆有之

南方草物狀曰果然獸生在山林上民人以弓毒射之剝取皮皮文青赤白色縫相連作席出九真日南郡

南州異物志曰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猨犬面通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作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白爲質黑爲文視如蒼頭鴨脅邊班文

集十餘皮可得一蓐絲文麗好細厚温煖

賦魏鍾毓果然賦曰果然似猴象猿黑頰青身肉非嘉餚唯皮爲珍

啓梁張纘謝皇太子賚果然褥啓曰伏以狐裘熊席徒負舊名豹青獾未能適體嚴氷在節朔颸結宇吹綸幌暖挾纊慙温但勤非伏寢恩重夜覆道媿經明坐叨重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顏

猩猩

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狌狌又曰猩猩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

爾雅曰猩猩小而好啼

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廣志曰猩猩似狒聲如小兒啼不聞其言出交阯封溪縣

孫卿子曰猩猩能言笑亦二足無尾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非以二足無毛以知禮也

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

淮南子萬畢術曰歸終知來猩猩知往歸終神獸

括地圖曰猩猩人面豕身知人名

蜀志曰封溪縣有獸曰猩猩體似猪面似人音作小兒啼聲既能人語又知人名人以酒取之猩猩嘗初暫嘗之得其味甘而飲之終見羈纓也

華陽國志曰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丹

南方草物狀曰猩猩之獸生在野狀如豘子民人捕取交阯武平興古有之

贊曰晉郭璞猩猩贊曰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號音若嚶自然知往頗識物情

貂

說文曰貂鼠屬也而大黃黑出丁零國

廣志曰貂出扶餘挹婁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賀

魏略曰扶餘國出貂貂貊

魏書曰鮮卑有貂鼲子皮毛柔軟故天下爲名裘

魏志曰烏丸傳挹婁國出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

江表傳曰遼東太守遣使詣孫權送貂皮千枚欲舉國歸吳

梁簡文謝勑賚貂坐褥席啓曰東瀛美毳不著馬虔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氷特降殊私溫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千種孚頒

漢被楊降曹氈不足以髣髴洪慈連類聖澤

鼠

爾雅曰鼩鼠鼷鼠鼸鼠鼶鼠鼨鼠鼩鼠鼭鼠鼹鼠鼫鼠鼮鼠鼷鼠鼵鼠鼳鼠鼱鼠鼶鼠鼸鼠鼲鼠鼴鼠鼬鼠鼯鼠鼺鼠鼦鼠鼧鼠鼤鼠鼣鼠鼢鼠鼤鼠鼥鼠鼦鼠鼧鼠鼨鼠鼩鼠鼪鼠鼫鼠鼬鼠鼭鼠鼮鼠鼯鼠鼰鼠鼱鼠鼲鼠鼳鼠鼴鼠鼵鼠鼶鼠鼷鼠鼸鼠鼹鼠鼺鼠鼻鼠鼼鼠鼽鼠鼾鼠鼿鼠齁鼠齂鼠齃鼠齄鼠齅鼠齆鼠齇鼠齈鼠齉鼠齊鼠齋鼠齌鼠齍鼠齎鼠齏鼠齐鼠齑鼠齒鼠齓鼠齔鼠齕鼠齖鼠齗鼠齘鼠齙鼠齚鼠齛鼠齜鼠齝鼠齞鼠齟鼠齠鼠齡鼠齢鼠齣鼠齤鼠齥鼠齦鼠齧鼠齨鼠齩鼠齪鼠齫鼠齬鼠齭鼠齮鼠齯鼠齰鼠齱鼠齲鼠齳鼠齴鼠齵鼠齶鼠齷鼠齸鼠齹鼠齺鼠齻鼠齼鼠齽鼠齾鼠齿鼠龀鼠龁鼠龂鼠龃鼠龄鼠龅鼠龆鼠龇鼠龈鼠龉鼠龊鼠龋鼠龌鼠龍鼠龎鼠龏鼠龐鼠龑鼠龒鼠龓鼠龔鼠龕鼠龖鼠龗鼠龘鼠鼠鼠

先人

易曰艮爲鼠

毛詩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正其羣臣而刺在位不承先君之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詩義疏曰樊光謂即爾雅鼫鼠也許慎云鼫鼠五伎鼠也今之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稼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雀鼠其形大故敘云石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草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伎古今方士名蟲鳥物異名同故記也

左傳曰齊侯將爲臧紇田紇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伐焉(壺)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對曰社鼠者不可熏不可灌君之左右出賣寒熱人則比周此之謂社鼠也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

爲璞

莊子曰且烏高飛以避矰弋之患曬鼠深穴於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又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南海飛至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嚇我耶

賈誼書云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近器尚憚況貴大臣之近於帝王乎

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上而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焉墮腐鼠而中遊俠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久矣常有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請滅其家乃攻於白氏大滅之此謂類而非我

淮南子萬畢術曰狐目狸腦鼠去於其穴被髮向北呪殺巫鼠

史記曰李斯少時爲鄉中吏見吏舍中鼠食不絜人犬數驚之入倉見鼠食積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憂乃歎曰人賢不肖如鼠在所自處耳又曰張湯杜陵

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外湯爲兒守舍而鼠盜肉其父還怒乃笞湯湯掘鼠遂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

東方朔神異記曰北方有曾水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水下出焉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曰熱其毛長可八尺可以爲蓐臥之可以却寒其皮可以蒙鼓其聲千里有美尾可來鼠

京房易飛候曰鼠舞國門厥咎亾鼠舞於庭厥咎誅死

漢書左馮翊韓廷之罪下獄楊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惲曰事何容易磌磌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坐衙宴數也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羝羊生乳乃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乃掘野鼠草實而食之

廣志曰白腹善緣登若家鼠小異者鼠深目而短尾苗鼠者野鼠也小而短尾天鼠以皮爲裘今當名其裘爲天鹿裘黃鼠在田野間爲羣害穀麥凡善走把不得唯鼠狼能得之

竇氏家傳曰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寮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焚之光澤世祖異之問群臣莫知唯攸對曰各爾鼠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

魏略曰大秦國出辟毒鼠

魏志曰公子倉舒早惠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罪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慮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諺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周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又曰臧洪傳曰洪爲袁紹所圍粮乏乃掘鼠而食

博物志曰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衣冠出廳事語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入復更出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蹙而死即失衣冠

視如常鼠也

晉陽秋曰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推之

抱朴子內篇曰五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也

晉太康地記曰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鼠尾短形如家鼠入山四尺鼠在內鳥在外爲牝牡

梁州記曰聲水北聲鄉山有仙人唐公房祠有一神廟北有大坑碑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登仙故爲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者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竹鼠如小狗子食竹根出封溪縣

秦州記曰乞佛虜乾歸未移抱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銜馬尿羣移而廢洮麗二水悉止抱罕自是二年而乾歸徙焉

異苑曰西域有鼠王國鼠大如狗中者如兎小者如常鼠頭悉白然帶以金柳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世得沙門呪願便獲無他衆僧釋

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精則爲王

幽明録曰吳北寺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須臾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市雇十檐水來鼠已逆知之云止欲水洗取我我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何至時處在屋上奴名周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叛後試開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祚當爲商賈閉其戶而謂鼠曰汝欲使我富耳今遠行動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時桓(元)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錢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怪亦絶遂大富

述異記曰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荆州府吏蔡鐵善卜宣射得一白鼠置囹中乃召鐵使卜囹中何物謂中者當厚賞僻即加重罰鐵兆成笑曰異已知矣公曰狀之鐵曰兌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絶左股鼠孕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何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

地鏡圖曰黃金之見爲火及白鼠風角要占曰長吏
居官厭盜賊法七月以生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
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
雜五行書曰停部地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
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而鼠不食稻以塞垽百日
鼠種絕

贊晉郭璞鼷鼠贊曰有鼠豹采厥號爲鼷漢朝莫知
郎中能名賞以東帛雅業遂盛又鼸鼠贊曰鼸之爲
鼠食煙棲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籍孕婦人爲大
任又鼷鼠贊曰小鼠曰鼷實有聲毒乃食郊牛不恭
是告厥譴惟明徵乎其覺又鼸鼠贊曰五能之鼠伎
無所執應氣而化翻飛翥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又
鼠贊曰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鼠鼓翰儻然皆騰用
無常所唯神斯憑